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每份售四千元

再版

第二卷　第三期

專論

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　錢端升

國民黨往何處去？　楊人楩

經濟正義與社會安全　鄭林莊

報告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吳元黎

生活與文化

『主敬』是迂拙嗎？　陳衡哲

觀察通信

新五四運動的前夕（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惡化中的新疆局勢（迪化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符定一致何思源書（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藝

約會　李慕白

讀者投書

扭扭揑揑

從「罪」到死刑

言論自由勝利

不應一走了事

互助會的辦法

觀察文摘

時局答客問　張奚若

記清華一個集會　文報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鐵崖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乾　顧翊群

·讀者投書·

扭扭揑揑

編者足下：這幾個月來，南京各部會的行政情形，幾乎進入停頓狀態。有許多大官小官，都在等候「政府改組」的宣判。但是這個「政府改組」，鬧了幾個月，却依然恍惚得很。宣傳什麼時候什麼時候可以改組了，到了那時，又是一泡空氣，拖了下來。最近傳說三中全會開幕以前，必可實現，但是又是老脾氣，雖然鑼鼓打得響，人始終不上台。國民黨是看中了民社靑年兩黨，似乎非要請他們來精誠團結一下不可。靑年黨，已經是牙癢癢地，不過面子上說：决不單獨參加。民社黨，又像要參加，又像不參加；跑到南京來，逼得緊了，便又說要回到上海去開會决定，可是回到了上海，今天一個會，明天一個會，老是决定不下來，現在還要等在香港的什麼人來共同决定！我並不是爲國民黨說話，不過旣然這兩黨和國民黨談判政府改組問題，就應當早日談出一個結論來，這樣扭扭揑揑，一天拖一天，許多人都給他們拖得悶死了。參加也好，不參加也好，總要痛痛快快，拿出勇氣來。假如連這點勇氣也沒有，還談得上肩負什麼國家的責任？我每天看報，實在不耐煩，故投書貴刊，希予發表。

劉聖培　三月八日　南京

從無罪到死刑

編者先生：三月九日大公報簡訊北平電：日戰犯前北京憲兵隊科員西村平八郎，初經戰區軍事法庭宣判，因證據不足，宣告無罪。嗣經各方提出證件抗告，再審後改判死刑。一個罪狀的判决，可以由無罪到死刑，雖在法理上爲可有，在事實上却未免離奇。西村是個日本人，其罪案相差可以這樣懸殊。無怪今日中國貪污遍地，逍遙自在，證件旣不足，自然無罪。就西村一案言，假如各方不抗告，則，他早已開釋，安然回國去了。日本某大學校長對中國記者團說：中國對日本之寬大，實在使日本感激涕零。不是偶然的。

羅昧莘　三月九日　上海

言論自由的勝利

編者先生：傅孟眞先生抨擊外戚二鉅公的文章，先後在世紀評論和貴刊發表，大公報又轉載了，這是一件轟動全國的事。許多人都認傅先生很大胆，敢說話。祗有這裏的新民報批評這篇文章，大意是說，傅孟眞是怕共產黨得勢，才做這文章的。我覺得轟動也罷，怕共也罷，這篇文章引起來的一點意義，値得大家認識，就是由此可以看出，眞正的輿論是有力量的。宋子文的辭職，固然不必是爲了此文，可是此文至少也加重了他辭職的决意。這是言論自由的勝利，也是民主政治的開頭。據說宋氏看了傅先生的文章以後，並不能完全看懂，因爲其中夾了許多文言，但是的的確確生了很大的氣。希望貴刊以後多刊這一類有胆氣的文章。

陳仲明　三月七日　南京

不應一走了事

編者先生：讀了貴刊二卷一期傅孟眞先生的三篇大文，我想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曾引起共鳴的。中國目前財政已到絕境，如果要絕處求生，節流方面，自然是停止內戰，開源方面，莫善於清査孔宋二家財產，由政府征用。這需要立法院、監察院、參政會等機關，及輿論界共同主持。報載宋氏有出國之說，因此又引起我多年的感想，卽一個官吏，把事情弄糟了以後，充其量便是辭職了事，別無其他責任，我覺得這也是多年以來政治不上軌道的一個原因。

姜爲致　三月二日　太倉

互助會的辦法

編者先生：我前信提說由先生組織好人互助會，藉以轉變風氣。承於二月十七日賜覆，『很感興趣，但因太忙，分不出精力來計劃此事。』我是研究老莊的人，我信仰老子的『旣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一種偉大的精神，又佩服莊子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那種與道爲一的境界。故我非常討厭莊子所說『人與人相食』亦卽人與人相剝削的一個社會，一個世界。不幸我們現在正生在這麼一個社會，這麼一個世界。在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人們只有衝突，沒有合作；只有相食，沒有互助。面子上仁義道德，骨子裏男盜女娼。而且惡人爲相食故，有時可有合作；而好人常陷於孤立，反無互助。尤其現在的智識界，是大多無信仰，無宗旨；東搖西傾，忽左忽右；爾虞我詐，互相傾軋。政界不得意，則入敎界；敎界有門路，則入政界。我知道這原因是由於一種制度的不公，一種物質的不均；並非由於那些人天生的壞。但我相信這種制度的所以形成，這種物質的所以不均，實在由於好人的各自爲政，不能互助。

我們現在要合作，要互助，要有組織，要有團結。我們原則是要消滅剝削的社會，建立互助的社會。我們的工作是爲而不求其功，施而不求其報。我們的方法是組織互助會，先由徵求同志入手。我想會員基本信條，至少要有左列六條：

一、會員在生活各方面，均能自願互助，推及於社員以外之人。

二、會員之財產，均能自願獻出一部或全部，與其他社員互通有無。

三、凡任何會員有困難者，由全體會員援助之。

四、會員絕不與依剝削他人利益爲生活之人（如現在之貪官汚吏或奸商等）合作或往來。

五、會員均須由勞力或勞心而生活。

六、會員生活力求簡單，衣則大布，食則一菜。婚葬只舉行一儀式，無宴會。

以上所言，不過大略而已。先生視之，以爲如何？或以爲値得一忙，而願分出精力來計劃此事否？

蔣錫昌　二月二十日　無錫

編者按：讀者對於蔣先生所擬的辦法，如有修正或補充者，本刊樂于發表，但請簡單扼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illegible]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第三期
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本期作者
錢端升：北京大學教授
楊人楩：北京大學教授
鄭林莊：燕京大學經濟系主任
吳元黎：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中國代表團專員
陳衡哲：著作家
李[illegible]白：山東大學教授

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

錢端升

國際政治具有兩種不同的矛盾的性質。其一是現實性，其二是進步性。現實性的存在是極顯明的。各大國多替自己打算。各小國或依附大國，或自成集團，也多爲自己打算。明明有利於大家也有利於自己的主張辦法，如同普遍的眞正的裁軍，如同積極的合理的經濟合作，常因私心自用，缺乏互信，偏偏無從貫澈。再加以各大國握有統治權力的人們，多半從玩弄權力中起家，過分自信其能力，讓『愛國』的主觀信念過分超出於愛民的客觀分析，於是國際政治的現實性乃大大發展起來。只消目前可以佔得一點便宜，無論這便宜多麼妨害國際合作，給大家多大折磨，也無論這小便宜多麼短暫空虛，總可引爲『愛國』的行爲，外交的『勝利』，而沾沾自喜。

但在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的進步性也是不可否認，現實主義的崇拜並不能摧毀了國際社會多方面的進步。最有力的證明可從近百年的世界史中找尋出來。先以各國家各民族間的接觸來說。十餘年以前，他們間曾有現有的頻繁的接觸麼？沒有。百餘年以前有麼？更沒有。我們如將一八一四的維也納會議及一九三八以前的國聯大會，和一九四五的舊金山會議相比，從參加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多寡，種族觀念的强弱，所涉及問題的廣狹深淺，我們那能否認國際合作的偉大進步？次說主權觀念。這是近代國家所由成所由立的重要基礎，也是國際合作的重要障害。百年以前，主權論是天的經地的義。三四十年來已有了不斷的攻擊駁斥，固然這攻擊駁斥只限於進步的政法學者。但在聯合國憲章之下，那一個不自欺不作詭辯的人還能說會員國有完全的主權？你加入了聯合國之後，還能禁止旁的國家不來論長論短管頭束脚麼？不能。你能因討厭這品論管束而脫離麼？也不能。除非你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準備最後挨大家的痛打。再說文化及貨品的交流。百年以前，即使在英美英法之間有目前的關連麼？沒有。十年以前，國際有糧食流通或欲美有煤斤分配的經常機構麼？沒有。但是現在有了。這種例證，而且都是涉及人類生活有關事項的例證。國際社會的進步是無可置疑的。

何以國際社會能不因各國國策之側重現實而遏步前進呢？那是因爲人類物質文明的進步在促成全人類互相關切的增强，道德水平的放大，道德水準的提高。和平互助的觀念在替代了戰爭排他的舊習。人類於若有知若無知之間在脫離近代的民族國家制度，而跨入未來的世界制度。注重現實的人不易體會到這種變化的實在性。縱觀古今大勢的人則應易看到每十年之必有小進步，每三十年之必有大進步，每相隔百年之必須刮目以看。

當國者或是謀左右國際社會者應當對於這兩種性質兼予注意。單單注視現實者往往只看到各國（尤其是各强國）的自私自利 看到各國不惜爲自身的利益，而漠視國際的合作，甚而破壞世界的和平。因而他們囿於權力觀念，對正義觀念則嗤之以鼻。他們的看法得勢時，國際便無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他們縱然不能搖住國際社會的進步，但小之他們自己的國家，大之則全世界，總不免要多遭逢些災難。單單迷戀進步者往往偏重理想，對於已經繫[illegible]

出來或是沒有暴露出來的國際爭執，以及釀成這些爭執的民族心理與執政人的個性，不是漫不經心，便是認爲無足輕重。因爲他們不求疏解或消弭這些爭執，國家社會在進步的過程中也往往遭逢了無數不需要的波折和犧牲。

無疑的，目前各大國的當政者大都狂於現實，難於自拔。杜魯門本人沒有成見，更乏信念，但他爲年餘來滋長美國的一種靠自已力量應付世界局勢的看法所左右，更爲於選舉中方獲全勝的反蘇勢力所挾持，所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史達林向來是從現實主義中鍛鍊出來的。加以蘇聯自從立國以迄大戰，均在強惡勢力環伺之中。長期採用現實的自衞政策的結果，使得他更易於高估英美的反蘇勢力與這勢力的延長性，而低估國際社會的進步性和英美反蘇勢力的薄弱性暫時性。艾德禮應可理想經驗兩不缺乏，應可不偏重現實，應可推進國際社會的進步。不幸的，英國在外交上有攸久的帝國傳統。他儘可以在理論上放棄帝國主義，但在行爲上，他的政府總未免下意識地要借重傳統制度來維持三島的聲勢。於是艾德禮政府乃亦未免過分重視現實。在近年大國領袖人物中，只羅斯福與赫爾能兼顧到國際政治的兩種性質。羅斯福赫爾的不重見誠是世界的大不幸。

但是大國當政首領之過分重視現實。與年餘來大國間的過分齟齬只能暫時延緩而不能長期阻礙國際社會的進步。相反的，合作的需要已有力地在消解緊張的形勢。過去一二年中各種爭持之缺乏實在性也將爲形勢好轉的一個重要因素。

分析過去一二年的國際糾紛，主要的原因是：蘇聯之求取得自保絕對安全的力量，英國之求維持其向有的領導（在歐洲兼在世界）地位，美國之追求一種可以確保世界和平兼保其本國不蹈戰禍的方式。平心言之，三國的要求都是正當的。不幸的乃是三國都只知道自已立場的純潔，而不肯予他國的看法以同情的考慮。於是由波蘭之爭，而有巴爾幹及整個中歐東歐之爭。於是原子彈成了威脅的武器。於是整個亞洲的東北部也成了美蘇逐鹿的廣場。

試以波蘭問題說明自信而不信人的惡果。戰前波蘭的缺德使蘇聯吃虧至大。在聯合國的力量確立以前，蘇聯之欲得一可靠的波蘭爲與國是絕對說得過去的。無如戰時倫敦政府早存防蘇之心，而在英之波蘭流亡政府（西考斯基將軍飛機失事以後的）且有顯著的反蘇色彩，故英必欲與蘇爭控制波蘭之權。對於此種英蘇之爭，美原可居間調停，有以消除蘇聯合理的畏懼心理，更努力使舊日籠罩歐洲之權力政治不再抬頭。不幸美國國內住有大批波蘭種族的人民，而共和黨的領袖亦輒和英政府同一看法，於是羅斯福在雅爾達以前及雅爾達中間不能完全以調協者自居，而多少扮演所謂『蘇聯膨脹政策』的抑制者的身份。由此以往，對於東歐的政治糾紛美國再無法自脫。由此以往，美蘇英間在作戰初期時不甚明顯的政治分野一變而爲美英與蘇的對峙。在實際上，到了今日，蘇聯對於波蘭的政策也已貫徹，英美縱有微辭也是莫可如何。如果英美一早就承認蘇聯政策的說得過去，不加以無謂的牽制，容許目下的波蘭還可以民主得多，還可以和英美友好得多。如果波蘭問題這一類無謂之爭，因英美方面之有遠見大度，而沒有成爲爭端，那最近兩年英美與蘇聯對峙的整個局面可以不發生，而世界局勢也可改觀。波蘭問題如此，其他問題大都也是如此。

我們並不是說局勢惡化的責任在於英美單方。蘇聯又何嘗不是只肯自信，而不肯信人？美國之不願再有大戰是可以信得過去的。縱有少數武人頑棍，堅求單獨控制原屬國聯的太平洋島嶼，更憑藉目前的強盛求以掃除異已爲快意，蘇聯也必定明白這種少數偏激意見絕少貫徹可能。那末蘇聯又何必事事疑慮，處處防範，好像美國眞會於短期內手執原子彈，足跨大飛機，聯合全世同志武士，作十字軍式的征伐呢？

至於英國，其處境之苦，和情感與理智之難以調和，更應得到世人的同情。理智在迫着英國放棄它的帝國傳統和傳統的歐洲政策，而專力於英民文化和生活水準的維持及提高。一世紀以來英人水準之高本來值得他們自傲。這個高的水準更值得他們努力維持，並繼續提高。在情感上，則英國極不易忘情於三四百年來在世界更在歐洲佔領着的卓越地位和隨此地位而來的威望。但是，英人理智力的高卓是可以信得過去的。假之以時日，並予之以經濟上補充的可能，不要使它面子上太過不去，也不要使它害怕有被大國用經濟鬥爭方法使之挨餓的可能，英國當可成爲未來世界中一個理想的和平分子。不要說一個邱吉爾不足重輕，即使有一百個一千個邱吉爾也不足重輕。蘇聯不去和英國的進步分子講求調和彼此需要的方策，而特別看重邱吉爾一類的人，好像邱吉爾是英國，豈不也是自尋麻煩，向着

餘燼上拋火油麼？

美英和蘇聯間的衝突既然在大體上由於缺乏互信，而不是由於怎樣實在的利害衝突，它們間的關係無法更惡化而成爲戰爭，甚且也無法長存於武裝和平的狀態之中。英國之須減少軍費，努力於經濟力的培植，是人所共喻的，而其求減少國外承担——尤其是需要軍力來支持的承担——的急切尤爲顯然。蘇聯目下維持了多少軍力大家認爲是一個謎。但我敢說這軍力一定比戰時爲小。而且要使它正在進行中的五年計劃及再後一期的計劃成功，它尚須繼續減少軍備。不但要減少軍備，還須力求英美，（尤其是美）的經濟協助。美國固然比較地最是無求於人，然而也未嘗沒有減少軍費，以增加消費貨物和生產器材的製造的需要？美國人民更何嘗有備戰的旨趣？這些客觀的事實，在最近的將來，定可減少美英和蘇聯間的對峙，而增加三國間的協調和互助。在這個大趨勢之下，不但德國問題可以得到一國過得去的解決，不但東亞問題要被置在比較冷淡的空氣之中，即使關於裁軍及原子能的爭執亦將自無可調和而進入於尋求調和的階段。我所以敢大胆地說，美英和蘇聯對峙的局勢即將改變，英法將漸變爲調人，而美蘇將自敵對者變爲和平的合作者。在平靜的大湖面上波浪容許是免不了的，但是波浪改變不了大湖平靜的本質。

如果上面的看法是準確的，是比各大國的當局者或縱橫家的看法較爲客觀，較能兼顧國際政治的現實性和進步性，那末中國今後的國際行動便須適應這個看法。

中國過去一二年的作法是基於美蘇必將劇烈鬥爭——甚或鬪仗——的一個大前提。不特政府中有力人物作此看法，準政府派，甚或政府以外的人士也多作如此看法。作如此看法者固然未見得全是親美者，但他們更不親蘇。他們的利害觀念懷於心者則爲態度，發於言者則爲政策，見於事者則爲行動。行動需要力量。力量既然薄弱得可憐，行動乃只能限於迎合美國，並在國際場合附和美英作若干表決。然而憑他們的態度和政策，他們又那能以中立自欺，更那能以中立欺人？

這種偏向一方的，甚或結此攻彼的作法，在美蘇不走戰爭方向的大勢中，實在毫無意義。唯一的結果是減少了中蘇友好的可能。

即使假定美蘇的鬥爭仍將加劇，我們仍是沒有理由偏美反蘇。美蘇如有鬥爭，我們第一工作應是盡力以疏解不成，則我們應本我們的道義感，站在有理的一方。從過去美蘇的爭執中，我們能說美國總是直的，蘇聯總是曲的麼？他們間的爭執既然由太富於自信太缺乏互信而起，其曲直誠有難言者。對於某一個問題或可有曲直之分，對於整個的對峙實少是非之可分。我們應憎惡權力政治，美國的權力政治和蘇聯的權力政治同應在憎惡之列，何以美國的可以贊同而蘇聯的必加反對？我們應主張殖民地獨立或眞實的取得國際托治，又何以美英的相反政策常可爲容忍贊助，而蘇聯的正當提議反可加以反對？一言以蔽之，在過去一二年中，黨此伐彼是原則，而分別是非則是鳳毛麟角的例外。

再退一步。如果我們之不分是非曲直是的確爲了我們自己的利益，那我們還有自辯之道。（雖則我絕對不相信在今後國際社會中，和國際公利衝突的私利可以存在可以顧全。）然而我們之袒美反蘇能認爲是爲了自己的利益麼？

中蘇關係久欠圓滿，這是一個事實。其所以如此，第一因爲我們自己有國共之爭，第二因爲中蘇之間存在着許多非漢非俄的較小民族，第三因爲蘇聯要把握東北若干帝俄曾自清室挖去的若干利益。國共之爭產生了共產黨友蘇，國民黨反共因而國民黨不得不反蘇一大套連串關係。這一大套連串關係，有的表現在事實上，有的僅爲空玄的邏輯。我們絕不能因有國共之爭，而即斷定中國應反蘇或親蘇。我們只能說，如果我們應親蘇要親蘇，則我們宜先消弭國共之爭。較小民族的存在在帝俄時代使强俄有了攫管向屬弱淸的較小民族的企圖。如果形勢相反，俄弱淸强，則强淸也同樣的會有北向西向的企圖。在最近三十年，蘇聯民族政策的改善，和我們民族政策之未能改善成一反照，於是外蒙離去，而新疆伊族也成了問題。正本淸源之法在成立並實行新的合理的民族政策，而不在親蘇，更不在反蘇。帝俄在南北滿拓張勢力純是帝國主義，非今代國際法或國際道德所能容許。帝俄所能做者不是蘇聯之所應做。蘇聯一九二四年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行爲表示了它的進步。蘇聯一九四五年在雅爾達的要求表示了它的退步。但中蘇既有一九四五年八月之約，則我們除遵守條約，或俟約期滿時由我依約收還，或望約期滿前由它自動歸還外，我們無話可說。此外，蘇聯又甚於單方關於戰利品的解釋而自東北拆運去了許多機器器材，予我東北的

復興以重大的打擊。但還尚是未獲解決的問題。像許多對日問題一樣，這個問題尚可於簽訂對日和約時折衝，並不能構成反蘇的理由，更不是一個非訴諸戰爭不可的事件。

我們所以要從大處着中蘇關係者，乃爲要明瞭單從我們自己的利益着想，我們是否非反蘇不可，非準備與蘇聯一戰不可。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實在看不出蘇聯有威脅我們安全獨立的企圖，甚且連重要的可能衝突，也是找不出來。所謂衝突也者，三之二是我們自己內部的紛亂及無能，六之一則已經有了條約的協議，只餘六之一方是懸案。在這些懸案中，關於蘇聯所謂戰利品的拆運，我反對蘇聯的行爲。我可以贊成蘇聯自東德拆運廣義的戰利品，我也可贊成英美自西德同樣拆運戰利品（如果英美也有此舉），我卻不能贊成蘇聯不經盟國同意，拆運生根在盟國土地（東北）上的廣義的（國際法無明確根據的）所謂戰利品。但是反對某一國家的某種行爲不能即演爲反對某一國家。只有要侵略某一國家，或要被某一國家侵略時，才應反對，才須反對這一國家，此理至明，不須多說。

更退一步。就令蘇聯的拆運事件足够構成了反蘇的條件，那末稍爲有一點責任心者也得看看我們有沒有反蘇的本錢。反對一個不是好惹的國家，不但要有理由，而且要有本錢。只有在一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不問有無本錢；那就是遇到了日本或是日本一類的國家。遇到了這一類的侵略者，唯一的正當辦法是抗戰。我們抗日之戰因爲有理得助而勝，我們抵抗同類的侵略者之戰也會同樣致勝。但如對方不是日本或日本第二，並無威脅我們安全獨立的策動，則我們必須有本錢然後能考慮到訴諸戰爭的可能。

關於本錢這一件事我也不須多說。即使中國此時沒有內戰，即使中國此時只有的一種軍隊，誰敢信這個軍隊可和蘇聯的軍隊角逐？

或者說：我們縱然無力，但依附美國與蘇一戰必可大佔便宜。無論美蘇不戰，即使美蘇不幸而戰，我們除了國土做戰場，田舍爲廢墟，人口當彈灰外，還有其他？如果美蘇不幸而戰，我們將求中立之不暇，那有閑情逸緻去甘作犧牲？（這當然完全爲自己利益着想。如以正義爲出發點，我們自應站在直的一方。）

以上所說明者：第一、國際政治的變化不容我們將美蘇視爲敵對國家。第二、就過去的是非曲直言，我們沒有偏袒一方的理由。第三、從我們自己的利害看來，我們不可聯美以反蘇。

我們惟有兼親美蘇，才能因世界的安全而獲致中國的安全，才能因兩國之資助而致力國內的建設。

要建立兼親美蘇的健全政策，我們固然先要認識世界大勢，但是要執行兼親美蘇的健全政策，我們尚須先求統一，而且要和平的不靠武力的統一。這一道理以後當另有機會闡明。

國民黨往何處去？

楊人楩

孫中山先生建立三民主義及其組織國民黨，目的在爲中國人民謀福利。三民主義、國民黨、與中國民衆三者必須彼此配合：主義是理想，黨是實現主義的工具，中國民衆的福利才是主義與黨之目的；離開了目的，主義與黨都要失卻其存在之理由。

國民黨掌握中國政權已二十年其成績是功過互見的。正因有功，便該小心翼翼，不要弄到功爲過掩。二十年來雖然有若干阻力使牠不會暢行其志，但一般而論，其政權是相當完整而自由的，二十年之時間亦不可謂不長，然其統治的結果卻未能與中國民衆的福利配合，和孫中山先生手創三民主義時所懸的標準，距離甚遠。

拿政治上的貪汚而論吧。「打倒貪官汚吏」原是國民黨所曾用過的口號；到了今日，政治上的貪汚，已屬司空見慣。貪汚之聲，我們已聽得太熟了，熟到感覺麻木，麻木到忽略其爲一切無辦法之源。貪汚，兵役才弄得怨聲載道；貪汚，物資才會感到人爲的缺乏；貪汚，交通才會陷於癱瘓狀態；貪汚，鴉片才無根絕之可能；貪汚，教育才會弄到退化而無進步；

貪污，稅收才弄到黑漆一團；貪污，才有所謂官僚資本，黃金的市價才有想像不到的波動。總之，貪污使一切無辦法；什麼新的政治方案與設計，都是白費氣力。政治上如此貪污，該誰負責任呢？

今日政治上的各層機構，都操縱在國民黨手中；這是事實。國民黨黨員的數目確實有多少，我們原不必去探究。民國十四年僅有五十幾萬黨員的國民黨，十五年便已增到六十幾萬，可見國民黨自北伐以後，黨員數目之增加是很快的。第五屆中委會頗注目於「吸收」黨員的工作，六中全會報告半年中徵求的結果達四四九、四七七人，仍感不無缺憾，而七中全會則云徵求黨員的結果，「較六中全會以前大有進步」。一個政黨的黨員自然希望能够多，然而多則不免於濫，尤其是業經掌握政權的政黨。

國民黨的領導人物自始也顧慮到這一點。民十五年在長沙市黨部，蔣介石先生曾指明黨員「必須品行高尚，操守廉潔，為黨盡忠，不願做官發財，富有犧牲精神。」二十七年臨全大會時，他又說明「黨是黨員組織而成的，機體不健全，當然是因為份子不健全」；更以嚴密黨紀、喚醒黨魂、發揚黨德來指導黨員。同時，他更指出黨的缺點是組織鬆懈，紀律廢弛；黨員的缺點是生活鬆懈，工作懶散，「一樣耽安逸，講享受，甚而至於爭權利，鬧私見。」這一類指導竟未能為黨員所接受，因而他在五中全會指出黨務之六大缺點，而說：「馴致黨部漸漸的衙門化，黨員變為官僚化。……以致外間刻薄一些的人，批評我們黨員入黨為『靠黨』、『吃黨』。……一般黨員……往往不能尊重本黨政府的法令，甚而至於憑藉黨的名義和地位，隨便凌越干犯。……有責任互相推諉，有義務只求避免，甚至爭名爭利，對內磨擦，對外驕惰，自失地位，自損威信，不能够為一般民衆的模範，反為社會所輕視。」二十八年正月，他又在中央黨部說明黨和主義不能離開的道理，更用黨外人士的觀感來警惕黨員：「他們看我們黨部就是衙門，看我們黨部委員就是官僚，看我們一般黨員當作特殊階級，甚至視同亡清時代之旗下人。『衙門』是什麼？……就是一切昏庸腐敗汙穢罪惡的淵藪；『官僚』是什麼？……就是貪污偷惰敷衍虛偽的總名稱；所謂特殊階級與旗下人的意義又是什麼？這就是說，不知操作，不能生產，脫離民衆生活，倚賴特殊關係，以游惰為生的寄生份子。」五中全會閉幕時，他又指出了黨員易受外界議評的四大缺點：（一）生活不够刻苦，（二）態度不够謙虛，（三）取予之間不够謹嚴，（四）作事精神不够勇氣。

根據上面所引的這些話看來，可見國民黨領袖對於黨員之指摘，幷不亞於黨外人士。國民黨中何以會有這許多不健全份子呢？北伐以前加入的，多半是比較健全的，因為彼時有犧牲而無權利；然而也有不少黨員變質。北伐後加入的，有些是篤信主義的後繼生力軍，有些是因入黨而便於為國家盡力的事業家，同時也有不少希望從中取利的投機份子。國民黨曾防範這些投機份子，但他們主義背得爛熟，不但能突破種種防範，久之且可反客為主。黨治下的政治機構，更剌激起他們的活動；中樞及地方各級官吏既有非黨員不可之勢，於是黨員資格成了做官的先決條件。臨全大會所決定的黨政關係三原則，給他們一個做官的捷徑，只要能透過黨，便可走上官途。政治上的貪污，也許只是這些投機份子的罪行，可是這筆債却寫在整個國民黨賬上；在黨治下的人民看來，國民黨至少有失察、縱容、甚至庇護之咎。縱容貪污的黨治，與民衆福利自不免背道而馳；五屆三全大會開幕時，蔣先生曾謂黨如不能為民衆謀福利，「勢必使民衆對本黨失去信仰，對革命發生厭惡；黨若失了民衆的基礎，革命如沒有民衆的同情，黨那裏還能生存？」臨全大會時，他又說：「因為這樣，黨在社會上生不起作用；各級黨部的委員及一般黨員，都不能接近民衆，既不知道民衆的疾苦，也不知道解決民衆的疾苦，黨與民衆隔離得很遠。……黨在實際上不能幫助民衆，當然不能够領導民衆，民衆感覺不到黨的存在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不但對黨冷淡，甚至要生反感。」

事實上，國民黨早已受過份子不健全的教訓。自國民黨完成為公開的政黨以後，「熱心革命者，固羣然趨之，而慕勢爭權者，尤欲先登捷足，黨員數量，驟然大增」（鄒著國民黨史稿頁一三〇）；故袁世凱一經得勢，「黨員登報脫黨者，尤日有所聞」（同上頁一四六）。十二年國民黨改組宣言中，不能不提及「黨員附逆，議員賣身」的往事；經過這次改組以後，國民黨才因份子健全而健全，才能完成北伐事業。可是，國民黨取得政權以後，因為努力吸收黨員，遂不易防止投機份子之乘虛而入。投機份子原具有無孔不入的本領，現行黨政關係復使他們有可乘之機，加以黨紀廢弛，他們自然能為所欲為。關於黨紀廢弛，國民黨也覺得是無可諱言

的：故蔣先生在臨全大會開幕時說：「在紀律方面說，黨從沒有糾正黨員的錯誤，或行使制裁。」五中全會的決議案，也不得不承認：「徵諸往事，每因人事與感情之牽制，而使紀律廢弛，姑息者或不免緘口不言，執行者或不免叢怨嫌集。致黨無整個紀律之表現。」

我們根據了國民黨領袖的言論，知道了國民黨的本身已是如何的不健全，黨的紀律已是如何地廢弛，黨已是如何地與民衆隔離。任何政黨在既經取得政權以後，當然要竭力保全其政權；假使牠不能在積極方面將其政綱兌現，不能因謀人民的福利而博得人民之同情與擁護，便只有在消極方面設法：拿新的政令來恢復人民的信仰，拿宣傳來減少人民的反感，拿恫嚇來制止人民的抗議。這些方法或能收效於一時，終非治本之策：新的政令可能被人民視為一種政治手段，不兌現的次數太多，人民對之根本就會不存什麼希望。宣傳的本身就是笨拙的，「請來聽我宣傳」所能得到的答覆便是「又在宣傳」；其實，清明的政治就是執政黨之最好的宣傳，而口與筆原是反對黨所當利用的武器。至於恫嚇威脅一類的辦法，其效用至多只等於苟延殘喘的強心針，欲賴以恢復健康是絕對無望的。國民黨應如何恢復其健康，原是國民黨內部的事；可是，國民黨在事實上最近是不會退出實際政治的，則其內部的決定，都能與全國人民福利有關。一個掌握政權的政黨，既能自承「黨無整個紀律之表現」，則其對於外間的意見，可能予以考慮。假使「旁觀者清」一語的確有點道理，那麼，我們願就旁觀者的立場，以友好的態度，向行將開幕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三點不妨加以考慮的意見：

第一，先須重整黨紀，健全自身組織，使之成為真能與民衆福利配合的黨。組織中華革命黨時，陳英士先生致黃克強先生函中有云：「顧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志，頗滋訾議。以為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會於祕密時代，辛亥以後，一變而為國民黨。自形式上言，範圍日見擴張，勢力日微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薰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更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羣，須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責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澹經營改組機關之苦衷否耶？」孫先生對國民黨懇親大會訓詞時亦云：「但是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因為加入本黨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黨員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黨的份子，便非常複雜。……照本總理看起來，最要緊的事，是應該乘此機會，把那些不良的份子，設法去淘汰。」時至今日，國民黨是否有接受其前護教訓的勇氣呢？清黨運動時，牠敢於排除已有嚴密組織的共產黨份子，為什麼要容忍這些「不良的份子」，而不敢將其淘汰呢？

第二，今後一階段中的統治，應以獲得人民的信仰為第一；一再不認而畢竟見諸實行的政令，一再強調而畢竟又不能實踐的諾言，都是自損威信。惟有具體的事實表現，始可不煩宣傳而使人民相信國民黨是個可能為人民謀福利的黨。這其間，千頭萬緒，是頗費抉擇的；人民今日已經苦到這種地步，有目共睹；如何使人民復甦，當然是其中之最迫切的一着。人民需要和平；和共產黨鬥爭與其用武力，不如用政治；不如在政治上有顯著的事實，表示其確為安定人民生活的清明政治。政治上果能一新耳目，則宣傳與恫嚇一類的拙劣手段，均可棄而不用，自易獲得人民的信仰因而取得人民的同情與擁護。

第三，國民黨既已決定還政於民而實施憲政，便該調整今後的黨政關係，以表示其具有領導民主運動的誠意的決心。依照三民主義的指示，國民黨有領導民主運動的義務與責任；倘其不願放棄這個領導權，便該立即放棄其「以黨統政」及「黨政融化」的原則。國民黨既曾提出「國家至上」的口號，則國應高於黨，而不應有「黨國」之說；國與黨的界限應有分別，國與黨的功能不容混淆。例如教育是國家的事業，應無所謂「黨化教育」；事實告訴我們，黨的空氣最濃厚的學校，往往不是辦得最好的學校。國民黨如能健全其組織，自易吸收青年黨員，是則三青團一機構是否是多餘的呢？如謂其目的在增進青年之修養，這無異是侵越了教育的功能；國家辦學校之目的，豈非限於知識傳授而已嗎？國民黨既已與民衆隔離，則青年團亦可能與青年隔離。三青團常有不良份子雜入，其囂張之氣往往是和其他學生磨擦之源；而其偵伺教師之思想行動，妄行告密，尤使站在教師崗位上的人寒心！教育是國家的，其他若干事業也是國家的，凡是屬於國家的事業，國民黨要和普通人民一般予以尊重；國與黨的界限分清，黨員才能明白其所當努力的分際，才能真正領導人民實施民主政治。

目前是中國問題演變得最厲害的時代；在這演變中國民黨究應往何處去呢？途徑也許很多，而目標卻只有一個：不能離開中國民衆。一個政黨離開了民衆，必將失卻其存在之理由；國民黨如欲施展其解決中國問題的抱負，祇有針對着這個目標。站在人民的立場，我們有促使執政黨重視民衆的責任；我們希望國民黨的三中全會勿專注目於枝節的議案而忽略了根本！

經濟正義與社會安全

鄭林莊

在一百五十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人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經濟不公和社會不安是它的兩大病症。自從一九二九年發生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後，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普遍地受到打擊，到處都鬧着「物價暴跌，生產停頓，失業日衆，民生益困」的病象。當時唯一一個未受影響的國家，祇有一個立國不久而實行社會主義的蘇聯。那裏的經濟發展和物質享受，雖然還有許多地方，仍然趕不上一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是她們的人民大體都能安居樂業，而社會秩序也能相當安定。在這種對照之下，一般人就開始去思索問題的所在，一方面去探究資本主義的癥結，一方面又去研究社會主義進步和安定的原因。經過這一番研討之後，他們發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制度，不僅在機構上和組織上有着表面的區別，而且在精神上更有基本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雖有經濟的自由，却無經濟的正義；而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裏，則正因爲有了經濟正義，才能讓社會安定。

所謂經濟正義，實在含有兩點內容：其一是工作權（即人人都有就業的權利）的保證，其二是生存權（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權利）的保證。要達到這兩個目的，必須有一個生產不斷擴充而分配相當合理的社會機構。這些條件祇有在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裏才能具備。至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除非把自由企業的原則加以變更，否則是不易實現的。不過自由企業乃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如果自由企業的精神受到了限制，資本主義的性質也就有了改變。於是如何一面維持自由企業的制度，而一面又復能實現經濟正義以促進社會的安全，便變成資本主義的興衰存亡的問題。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眞不知費了多少經濟學者的心血。自從凱恩斯指出欲避免經濟蕭條必須維持充分的就業數量之後，「充分就業」一詞就變成一般社會改造家的口頭禪，同時也變成許多國家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所追求的目標。到了第二次大戰時，這更成爲資本主義國家維持戰後繁榮的中心政策。美前總統羅斯福氏，於其一九四三年一月致國會的咨文裏，即曾提到：「當戰事結束我們的戰士復員之後，他們自己，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鄰居，不但需要一個永久的和平，而且也需要一個穩定的職業。」他這一番話，實則指着應在戰後維持充分就業的水準而言。在英國，也有類似的主張。在一九四一年，工黨就曾主張對其國家的生產貿易和投資加以控制，以便保證充分就業和經濟繁榮的達到。不祗官方有這樣的主張，就是企業界也做如此的看法，至於學術界則呼號尤烈。一九四二年五月，英國商會聯合會在一本「戰後工業建設報告書」裏說：「維持聯合帝國人民的充分就業，實是世界復興的基本因素。」美國的商業巨擘福特氏也說：「在戰後的世界裏，我們應爲越來越多的人口獲得充分就業，因是而使他們能夠大量地購買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感吃力。多少年來，我都在提醒工業界的人士……我們的市場是由工資造成的——這是一件不易讓人了解的事實。」諸如此類的說法，眞是車載斗量不勝枚舉。這一切，都表示充分就業是挽救資本主義厄運的靈符。如果不使資本主義在這次戰後再蹈第一次大戰以後的覆轍，充分就業的理想是必須實現的。

就目前所知，達到充分就業的方法很多；我不想在這裏討論。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在依然保持自由企業制度的社會裏，不論維持充分就業的方案是怎樣的周密，經濟循環的病態恐怕不是可以完全消滅的。有見及此，於是又有人提出另一種看法，那就是社會安全的計劃。說到社會安全，當以比維里治（Beveridge）的社會安全計劃爲圭臬。他指出失業問爲社會罪惡的淵藪，但疾病殘弱與老年亦足使生產資源不得充分的利用。因是他把戰前英國所實行的社會保險制，加以擴充，成爲一個更周密更完整的社會安全計劃。關於比維里治計劃的內容，我也不想在這裏敘述，但要說明

的是，經過這次大戰之後，而社會安全計劃的推行亦有助於充分就業的維持。根據前一點來說，我們不妨把社會安全當做一種人民的權利。這是一種免於因老年、匱乏、孤寡、疾病、失業與傷殘而生之恐懼的權利。根據後一點來說，則社會安全實是達到充分就業之過程中的一種預防治療，因爲祗有像社會安全計劃規定的那樣，使各家在生活不足或發生意外時，仍能自公共機關領取津貼，社會上的購買力才不致低落，產業界對勞力的需求才不致下降，而充分就業的水準才可以長遠維持。

充分就業的維持固然可使工作權得到保證，社會安全計劃的推行固然可使這種保證維繫不墜，但未必一定能保障這個社會人人都有合理的生活。因是又有人提出保障最低生活程度的理想。如果人人都有最低生活程度的保障，則前面所說的生存權就有了保證。按照這一理想，凡有工作意志的人，不論其能否工作，都應有最低的收入，使他將享適當的衣、食、住、行、教育、衛生和生息侍養的生活，惟其目的較之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要求更爲基本，更爲重大。用英國經濟學在格羅索爾（Geoffrey Crowther）的話來說，最低生活程度的要求實應稱之爲「人民的憲章」。正如政治給予人民各種人權的保障，一個經濟民主也應該給予人民一種合理生活的保障。在經濟的民主裏，一個人應該得到充足的食料來維持健康，得到最低限度的衣、住、燃料來保持溫暖，得到充分與平等的教育機會來發展自己，得到休息與享受的便利，得到避免因失業、疾病和老年而引起的危險的保護，而最重要的，更不能讓他因爲生兒育女而淪於窮困悲苦，做父母的既不以子女爲累贅，做子女的也不必受無理的虐待。這一切實是一個現代公民所應有的基本權利。照這樣說起來，如果這一理想得以實現，不但資本主義不再是一個可咀咒的名詞，即這一個時代也將成爲人類歷史上的一代盛世了。

充分就業、社會安全、和最低生活程度這三個理想，雖在戰前早就有人提到，但却是大戰方酣的五十年代的開端才有熱烈的討論和嚴密的思考。那時一切關於戰後重建的計劃，簡直沒有一個不以此爲討論的中心，人人都希望在戰事結束之後，可以實現這些理想，以增進人類的幸福。現在距戰爭正式告終已一年有餘，雖然美國在去年通過了一條充分就業的法案，而英國也在逐步把比維里治的計劃付諸實行，但去當時的理想還很遠。所以我們能否終於實現這些理想，實有待生活於這一時代的人們來努力。不過我們應當注意的是，要實現這些理想須具備幾個必要的條件。就一個國家來說，它至少要有一個能夠處處爲人民打算的政府和一個不爲特殊權勢謀利益的計劃。儘管資本主義的國家是怎樣不甘於讓自由企業的精神受挫折，可是要實現上述這些理想，政府的協助和干涉是終難避免的。再從國際的關係來說，在現在一個痛癢相關脣齒相依的世界裏，如果沒有國際間的密切合作，共同來開發世界的資源，讓各國的生產可以彼此交換而無阻，這些理想也是不易實現的。但是我們環顧今日的國際形勢，我們實不能免於若干惶惑之感。至於講到我們自己，我們雖然也是一個經過極度的戰爭苦難的國家，可是現在不但毫無建設改進的希望，甚且大家還在朝着破壞與崩潰的邊緣賽跑。是則在戰後其他國家所露的一線曙光，反而變成我們心嚮往之的美景。我們相信，經濟正義和社會安全終是當前社會發展的主潮。同時我們更相信，凡是趕不上潮流的，終必被時代所淘汰。試翻閱一下古今的歷史，似乎還沒有一個民族能逃得掉這一個社會發展的鐵則！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吳元黎

一

聯合國這個國際和平組織，自從舊金山會議成立以來，在一九四六年度，已經開過分作前後兩期的第一屆全體大會一次。地位與全體大會約略平行的安全理事會也先後在倫敦和紐約開過多次例會。全體大會開會期間而外，最受輿論注視的聯合國隸屬機構自然是安全理事會。因爲這一年來國際局勢的轉變一度演成很顯明的西方民主國家與蘇聯及其附庸對抗的形勢。希臘英駐軍問題，伊朗蘇軍撤退的爭執和牽連着的蘇聯代表葛羅米柯氏之短期退席與拒絕參加討論，要求加入聯合國的六個國家之審查問題，設立原子能委員會及管理原子能方法艸案之研究，永久會員國否決權的應用與節制等等，這些都是一年來安全理事會曾經屢次討論和極爲世人關切的問題之犖犖大者。一般人既關心這類問題，報章雜誌的報道也因爲這類消息之易於聳人觀聽而特意加以渲染，於是除却安全理事會之外，聯合國所屬其他機構的活動便很少爲一般人所知曉。即就在紐約的美國市民而言，能明瞭安全理事會以外各種機構的功能和意義的就不很多。其他地方的人，相隔既遠，這方面認識的程度，更

不難推測了。

然而直屬聯合國大會的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以下或簡稱理事會）也是一個很富於作用的機構，在一九四六年度已開過三次常會，工作的推進和組織的增改也已有相當的成就。雖然經濟社會理事會與安全理事會相形之下，前者似乎沒有聲色，實際上拋一年來的成績與後者相較，可謂絕無遜色。從長時期的觀點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意義更不可小覷，足有與安全理事會的功用並駕齊驅的可能。作者今僅就個人的經驗，將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功能和意義摘要闡述於下：

二

聯合國憲章關於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功能有着明文的規定。憲章中第九章第五十五條略謂欲保障友善之國際關係，必須建樹穩定的經濟情形，和增進世人的福利。所以聯合國應當（一）提高世人生活水準，促進全民就業(full employment)，滿足經濟及社會進步之條件；（二）促進國際文化及教育合作並協助國際經濟，社會，衛生及其他有關問題的圓滿解決；（三）提高人權的崇視。憲章第五十七條復謂一切根據各國政府協定產生的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等專門機關(specialized agencies)都應當與聯合國取得適當聯繫。第五十八條則更進一層，規定聯合國應當對於各專門機關的個別計劃和工作之如何綜合調整，不時向各專門機關提出建議。

以上數條係敘述聯合國本身對於國際經濟，社會，及其他有關問題的一般態度。至於這類工作的詳細設計和研討則根據憲章第六十條由聯合國大會授權經濟社會理事會處理。理事會一年至少開常會三次，每年工作概況的報告在大會時期交呈大會審查。在一定限度之內理事會也可以採取直接行動。

關於理事會本身的功能和權限，憲章第六十二條中明文規定如下：

（甲）經濟社會理事會可以發動研究國際上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及其他有聯帶關係之問題，並向聯合國大會，各會員國及各國際專門機關提出建議。

（乙）理事會可以對增進人權的尊崇和人類基本自由的保障提出建議。

（丙）理事會在其所屬範圍之內可擬定各種國際公約草案，提請大會採納。

（丁）理事會可在其所屬事務範圍之內召開國際會議。

這一條條文很顯明地是針對上述憲章第五十五條的。

此外，與上述第五十七，五十八兩條互相呼應的又有第六十三，六十四兩條。根據此兩條之文，理事會可與各專門機關締結草約，確立各該機關與聯合國的關係。所有草約必須交由大會通過後纔發生效力。此外理事會可以假與各專門機關磋商，向聯合國大會及各會員國建議等不同方式，綜和調整各專門機關之方針及工作。理事會關於本身所建議的方案之實施狀況也可以向各專門機關和聯合國會員國定期索取報告。

以上所列舉的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等條是與憲章內第九章「國際經濟社會合作」內各條文有直接聯繫的。然而此外還有值得注意的幾點：

一，憲章第七十一條規定理事會可以與國際非政府組織 International non-gouernmental srganisati ns）以及適當的國家非政府性質團體（Notional nowgouernmental srganisstions）取得聯繫，訂定若干諮詢方法。

二，憲章第六十一條規定經濟社會理事會由十八會員國組成，任期三年。第六十八條復規定，理事會得邀請非理事會會員國出席討論，惟非理事會會員國無投票權。第七十條又將以上權利給予各專門機關。

三，最後還有一段極有意義的條文，就是第六十六條中的第二款。依照本款，理事會在得到大會的允許之後，可以應聯合國會員國和各專門機關之邀請，爲之服務。

三

根據上面這個簡短的分析，我們不難先從理論方面推斷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可能發生的作用和義務。第一，憲章中的條文對於理事會的權限頗有限制。尤其在任何具體方案的實施和重要原則的決定兩方面，理事會有秉承大會意旨的必要。第二，在一定限度之內，理事會仍可發生極大作用。譬如說，理事會雖然無權，亦無力單獨發動大規模的國際救濟計劃，但作一個交換情報，提舉問題，發表意見，發洩憤懣，甚至於煽動和宣傳的中心卻綽綽有餘。換言之，要求一個國際經濟或社會問題的解決，單在經濟社會理事會提出是很難成功的，因爲理事會實權有限，而且大部無力擔任執行工作。然而凡是經理事會討論過的問題，尤其是在理事會發表了一定的意見和決議之後，將來纔可以根據已爲理事會接受的原則，繼續在其他場合裏面提出來。因爲誰也不能不承認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關於國際經濟社會問題已發表的意見，有相當的權威。不遵循理事會的決議而積極推動某樣工作自然是可能，積極反對理事會的意旨而有意與之背道相馳倒也不一定容易作到。

從消極方面來說，經濟社會理事會之有牠一定的作用，這個結論可以說是成立了。這個最低限度的作用倒也是不可小覷的。要能充分利用這個機構，一方面促進眞實的國際合作，另一方面保全國家的利益，使之不受他人的侵蝕，便不能不顧到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四

前面已經說過，經濟社會理事會一共有十八個會員國，任期（除第一任外）一律三年。非會員國在與之有關係的問題討論時，可以列席，但無投票權。所以要在理事會上發言和提議的機會，必須當選爲理事；並要進而在理事會上爭取與國。此外，更要在理事會屬下的各委員會上，有着充分的代表。這樣纔能儘量發揮作用運用自如。

經濟社會理事會依照憲章中的規定，可以設立若干委員會(Commissions)，討論性質不同的問題。於是在一九四六年年初在倫敦開第一次常會的時候，便組織了若干核心委員會(Nuclear commissions)

•核心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起草各永久委員會的組織大綱。核心委員會在同年春天先後召集過一些會議，隨後在五月理事會二屆常會和九月第三屆常會之中，便成立了若干永久委員會。現已成立的永久委員會，計有：

一、經濟就業委員會(Economic and Employment Commission)

二、人權委員會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三、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四、統計委員會(Statistical Commission)

五、社會委員會 (Social Commission)

六、運輸交通委員會(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七、人口委員會(Population Commission)

八、財務委員會(Fiscal Commission)

九、麻醉劑委員會(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

經濟就業委員會之下復分甲、就業及經濟穩定分委員會(sub-Commission o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stability)，乙、經濟發展分委員會(sub-Commiss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丙、戰時破壞區域經濟重建臨時分委員會(Temparary sub-Commission on th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of Devastated Areas)。人權委員會之下有「新聞自由」、「少數民族保護」、以及「防止歧視」等三個分委員(sub-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of the Press, sub-Commiss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sub-Commission on the Prevnetion of Discrimination)。統計委員會屬下設有一個統計抽樣調查分委員會(sub-Commission on statistical Sampling)。這九個委員會和其所屬的分委員會可以算是理事會爲達到憲章中制定的任務而設立的內部機構之主要部份。研究性質的委員會之外還有兩個委員會 (Committees)，一個負責與各專門機關交涉，訂立草約（卽 Committee on Negotiations with Specialized Agencies)，一個的任務是確定各請求結予諮詢地位之非政府團體的性質和應享的權利（卽 Committee on Arrangements for Consultations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經濟社會理事會對於任務的執行，便在以上這個輪廓中，逐漸展開。各委員會 (Commissions) 負有研究報告理事會交付各種問題的任務，同時也可以對於在其所轄範圍內任何問題向理事會提出建議。委員會本身的設立還是最近的事，所以尙不能充其量地發揮牠們的性能。（附註：作者執筆的時候正是好幾個新成立的委員會首次會議的時候。）然而理事會的「與專門機關議約委員會」則已於一九四六年度先後與國際勞工局（I. L.O.）、國際糧食農業組織 (FAO)、國際民航臨時組織(PICAO) 等締結了草約，並已由聯合國祕書處與國際建設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進行非正式談判。同時一般已向理事會請求的國際及國家非政府團體也已由上述理事會的另一委員會分作甲、與理事會工作之全部有普遍興趣以及與各該團體代表地區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團體，乙、對於理事會工作之一部可有特殊貢獻的團體，和丙、專與新聞之傳播有關的團體，三大類。甲類的權利自然最大。業經理事會納入甲類的團體計有世界工會聯盟(W. F. T. U.)國際合作聯盟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和美國勞工聯盟(A.F. of L.)。

理事會在理論上既然爲重要國際經濟社會問題討論的中心，實際上也是名符其實。譬如國際救濟善後總署在總署結束後，難民的遣送和給養便是理事會討論和爭辯的一個中心問題。理事會關於這些事端都有相當的結論，提出建議於大會。同時，我們在上面會說過，理事會也是一個發洩憤懣的地方。譬如一九四六年第三次常會時，捷克和南斯拉夫所導出要求美方放還多瑙河上扣留的各該國船隻，和希臘對蘇聯而發的同一性質提案，以及美方的答覆，都是很好的例子。因爲當事幾方面都明明知道所提問題絕非理事會所能解決的，其所以依然提出討論和投票者是要引起輿論及政府的注意而已。這一類半宣傳性的舉動不能說是完全不必須或完全無用。

理事會對於召集國際會議和推動國際專門機關之設立這個任務，在過去一年中，也算是作到了。中國與巴西在倫敦首屆常會時便提議召集世界衛生會議。這個會議在同年六、七二月中舉行，且已產生了一個世界衛生組織過渡委員會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Interim Commission)。國際商業組織(I. T. O)的籌備委員會也已於去秋，在理事會主動之下，在倫敦開了一次頗爲圓滿的會議。

五

我們爲篇幅所限，不能將經濟社會理事會過去一年中的實際工作，一項項闡述下去。然而卽就上面簡短的報道來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作用，若能假以時日，必可發揮到燦爛輝煌。在一個經濟發展不平均和貧富懸殊的世界中，恆久和平的希望是不易實現的，甚至於可以說幾乎不可能。卽如任何一個財富和機會分配極不均等的社會之不易安定，原因相仿。欲維繫世界和平便需以合作方式促進世界各地之經濟發展與均衡，並求易引起糾紛之各國際經濟社會問題的合理解決。經濟社會理事會雖然效能有一定的限度，若能培養發展得當，則仍可以在此方面發生極大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及戰事期間，歐美有不少人談「世界政府」或「世界聯邦」，認爲世界和平的先決條件是驅除各國家的「君主權」(sovereignty)。同時則有一般人認爲「聯邦的實現，前途縮實在渺茫，」目前仍以推動國際「機能方面的合作」(functional co-operation)爲最有效。所謂「機能合作」卽指各特殊問題的共同磋商和解決。國聯時代的國際勞工局，聯合國下新設的各專門機關如國際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國際糧食農業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等等卽爲「機能合作」性質的機構。

經濟社會理事會對於國際專門機關所負調整和聯繫的任務，如能充分發揮，一定可以裨益國際「機能合作」。孟子所說的：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而後能服天下。經濟社會理事會在聯合國的體制中便是「養人」的設施，（下接十九頁）

客座記言

陳衡哲

三　『主敬』是迂拙嗎？

客甲（介紹客乙）：這位是我的舊同學，楊君，——我們都叫他做『小楊』——他心中有一個問題，想向你請敎，所以今天同他來此拜見。

主人：請坐下。請敎千萬不敢當。（向客甲）你相信嗎？藉你們的談天，我也得到了許多啓發；所以我們應該是追求眞理的伴侶，是不是？

客甲：你太客氣了。

主人：不是客氣，是眞心話。今天我們不是還要繼續討論上次的問題嗎？

客甲：是呀，不過，小楊心中橫着一個問題，他想問你，可不可以先討論牠，我們另外再約一個日子來繼續上次的討論？（笑）小楊是一位死心眼的人！

主人：靑年們肯用心想問題，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楊先生住得離此很遠嗎？

客乙：正因住在百里外的一個學校，來此不很容易。

主人：你的問題是什麼呢？

客乙：因爲先父從小就敎我『主敬』，所以我對於這件事，一向很注意。你不笑我爲迂拙嗎？

主人：『主敬』怎會是迂拙呢？但是，讓我先問你，你對於這兩個字的解釋是什麼？

客乙：據我看來，牠應是等於英文的 reverence，牠應比外表的禮貌與敬儀還要深刻。

客甲：我可以插一句嗎？小楊是研究哲學的，他對於西方的文化也已有了相當的了解。

主人：是這樣嗎？那就更容易說話了。（向客乙）請說下去吧。

客乙：而且據我看來，這『敬』的對象應不以人爲限：一個人對於他人，對於自己，對於學問與事業，對於宇宙間一切的事物，都應有這『敬』的一個觀念。

主人（欣然）：楊先生眞不愧是一位好學深思的靑年，對得很，對得很。

客乙：但我的問題却來了。當我在國內時，我曾冷眼觀察過一般同時代的靑年；我覺得他們中間雖然也有不少深沉剛毅的人，但却也有不少是以輕佻刻薄，利口捷辯，爲聰明的。他們對於父母師長，都很少有『敬』的存在；至於對於一切事物，以及同事同學缺少敬意，就更不用說了。我來美之前，滿以爲美國靑年的情形會比國內的好一點，可是我錯了。

主人：在『主敬』的一件事上，我相信，此邦比國內還要壞一點。

客乙：是。在國內，那不敬的表示，還常在他人的背後；但在此邦，那不敬的態度及意識，似乎已爲社會家庭所許可；施之者固然了無愧怍，受之者似亦已司空見慣。這眞不能不使我大大的驚駭了。

主人：可以請你舉一個例子嗎？

客乙：舉那一種的例子呢？

主人：方才你說及社會，請你就舉一個社會上缺少敬的意識的例子吧。有那樣的一種經驗嗎？

客乙（想了一回）：是，有的。有一次，我的一位美國朋友，開了他自己的車子，同着我同到他的家去過週末。不巧，他把車停錯了地方，警察就叫他去見法官。當我們進那『法庭』時，發見那『法官』正在擠牛奶呢，那牛棚當然就是『法庭』了。那位法官一面彎着身體擠牛奶，一面歪着嘴，咬着口香糖，說，『罰金十元！』陳先生，我不能告訴你，我那時的驚駭；但我的同學却反以爲我是少見多怪呢。

主人：這是因爲你已經有過那『主敬』的家敎，所以你看得出那『法官』毛病的所在。在普通人看來，卽使有不贊成那態度的，亦許過後也就忘了。

客甲：這個對人對事的不敬，似乎也就是對於自己的不敬。你說是不是？

主人：是得很。我且問你們，你們兩位對於這個情形，可曾想過她的來源？

客乙：想是想過的，但總不敢十分自信。

客甲：我也正想說這句話。

主人：請把你們的意見先說了，我們再討論，好不好？

客乙：我以爲這情形的來源不止一樣，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仍是我方才所說的，一般社會及家庭對於這情形的漠視。

主人（向客甲）：你的意見呢？

客甲：像小楊那樣的經驗，我也有過。不過，據我看來，發生這不敬態度與行爲的動機，有時又似乎是爲着要顯出自己的小聰明。你看對不對？

主人：你們兩位所說的都有道理。這不敬的來源，我們已經同意，是不止一樣了。我們今天也無暇去把牠們一一的尋求與分析。我們若能把你們方才所指出的兩點討論一下，似乎也就夠舉一反三了。好，社會的漠視主敬與個人的誇耀小聰明，雖然也有一點基本的關係，但大致說來，牠們並不是一類的。

客乙：請恕我的打岔。我可不可以知道，那一點基本的關係是什麼呢？

主人（心中想：眞是一位天才的哲學家，却也眞夠死心眼的！）當然可以。不過，這是我的一個

假設，牠尙有待於證明。我的看法是：這不敬的存在，雖然『自古有之』，但每當一次大戰之後，牠必像雨後的惡草一樣，要大大的茂盛蔓延起來。爲什麼呢？因爲經過一次殘暴的戰爭之後，青年們對於成年人必要失去信心，你能怪他們嗎？信心失去之後，『敬』自然就很難存在了；後來又變本加厲，一般的青年便以『不敬』爲聰明了。不說遠的，且看本世紀的兩次大戰，她們不也就夠使一般青年們成爲玩世厭世，甚至於欺世盜世的人嗎？但是，這種種的態度，却是都須藉着那不敬來表達的呀！是不是？

客甲：那麼，你的意思是說，不敬是一件不可避免的惡事（a necessary evil）了！

主人：我尙不曾那樣的悲觀。從全體人類看來，這不敬當然是一件不可避免的惡；因爲牠和疾病一樣，在現階段的世界文化之下，我們是無法把牠驅除乾淨的。但從青年們的修養方面看去，這不敬却是可以改正的，也是必需改正的。因爲一個人對於自己及其他一切的人物，若缺少這一個『敬』，他還能引起什麼崇高的期望，還能養成什麼可敬的人格？還能有什麼不朽的成績？

◎

客甲：對於一般社會的漠視主敬，方才我們已經有過一個例子了；現在我們可以舉一個以不敬爲聰明的例子嗎？

主人：這類的例子太多了，似乎用不着再去舉牠。我現在且從牠的反面舉一個例子，好不好？

客甲：很願意聽。

主人：從前我在此邦讀書的時候，曾認識了一個美國世家。主婦是一位理想的母親，不必說；就是她的子姪，也都有世家子弟的儀表與態度。這一類的青年，想來美國現在還有吧，不過似乎是更少了。好，我此次經過紐約的時候，那主婦的一位姪兒，同着他的太太來看我。我說，『路易，你眞還和從前一樣，仍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君子人。』他說，『這不是罵我嗎？這等於說我是傻瓜！』我笑了，說，『眞正豈有此理？』問他的太太，『他是說笑嗎？還是眞的見怪了？我說他是好人，是恭維他呀！』他的太太笑着說，『路易是好人，但……』他搶着說，『好人！牠是傻瓜的客氣說法！我聽得多了，希望你們不要再這麼恭維我。』我們大家笑了！可是，我心中却不免想，『可憐的路易，因爲人家標準是低賤的，你就這樣的失去了自信心嗎？』你看這情形多可怕！他可以使一個青年，甚至於像路易那樣的中年人，恥於承認自已是君子人。

客甲：這情形眞有點可怕。

主人：卽在國內，在我們中年人中間，這樣可怕的『挑戰』，又何嘗不存在？照着某一羣人的看法，在一間客廳裏，在一個會場中，你若不說一兩句俏皮話，你便要被視爲傻瓜。而那些俏皮話，却又常常是缺少美好的幽默的，牠的鋒口又常是對着他人，而永不會向着自己的；因爲牠的唯一目標，是在刺痛聽者的感覺，因而顯出說話者的聰明。但是，可怕的却並不是那刺痛，而是那挑戰。因爲你若接受了那挑戰，你便是等於投降到那隊裏去。

客乙：那情形似乎也可以作爲我們的試金石。牠不也能磨練我們的人格，堅決我們的意志，試驗我們的自信能力嗎？

主人：這眞是接受那挑戰的最好態度。楊先生，你現在已經知道怎樣對付這『不敬』的問題了；你啓發我的，比我所能啓發你的，好像還要多一點。

客乙：以後請你叫我的名字吧，怎能叫我『楊先生呢』？

主人（笑）：名字不容易記住，叫某某先生省事得多。

客甲：請也叫他做『小楊』好了。我的綽號是『小李』，請你也這樣叫我，好不好？

主人：好的，好的。

容乙：雖然我有那個看法，可仍不敢自信。你的贊成和解釋，給我撥開了眼前的雲霧，加添了我胸中的勇氣。眞謝謝你了。

客甲：除了利用這「不敬」以爲修養資料之外，陳先生，你不覺得還有那積極的一方面嗎？

主人：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去轉移那不敬的風氣嗎？

客甲：是。

主人：你的這個問句很好。不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若不先把我們自已修養好，將來又怎能去影響到同伴及後起的一代呢？況且對付那不敬的方法，也就只有格外的敬。以那種輕薄的小聰明爲得意的人，能聽從你的勸告或責備，因而改爲主敬嗎？唯一轉移風氣的方法，是：他愈不敬，你愈敬。但也千萬不可對那人說明；說明了，你的方法自然也就不會發生效力了。

客甲（站起）：眞是承教了。下一個星期日我可以再來嗎？

客乙（也站起）：希望陳先生可以把下次討論的時間，放到半個月以後，那時我的學校正放假，我可以又有機會來參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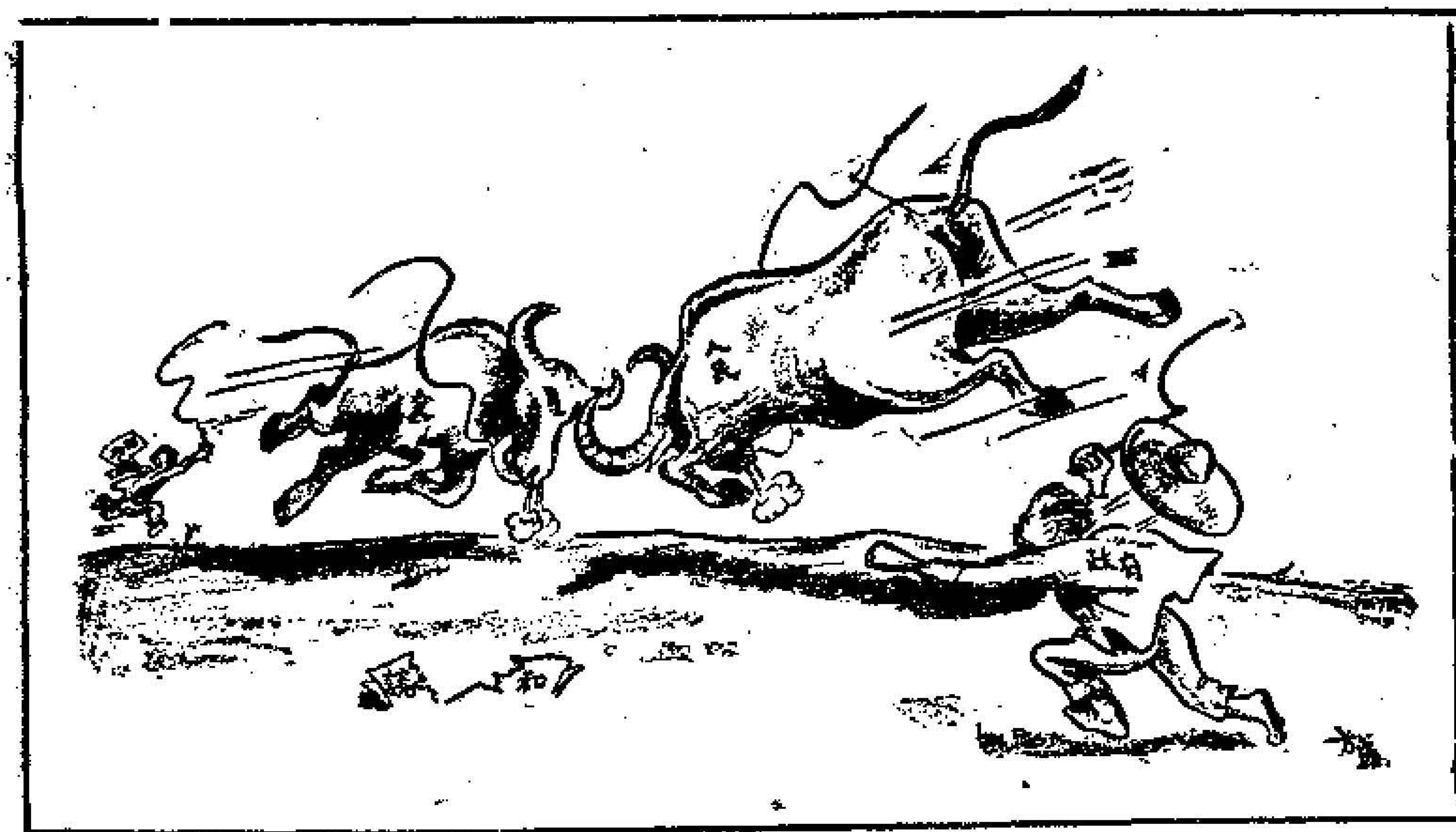
主人（也站起）：好的。下星期日我正有一個約會，讓我們改到第三個星期日，那是二月了。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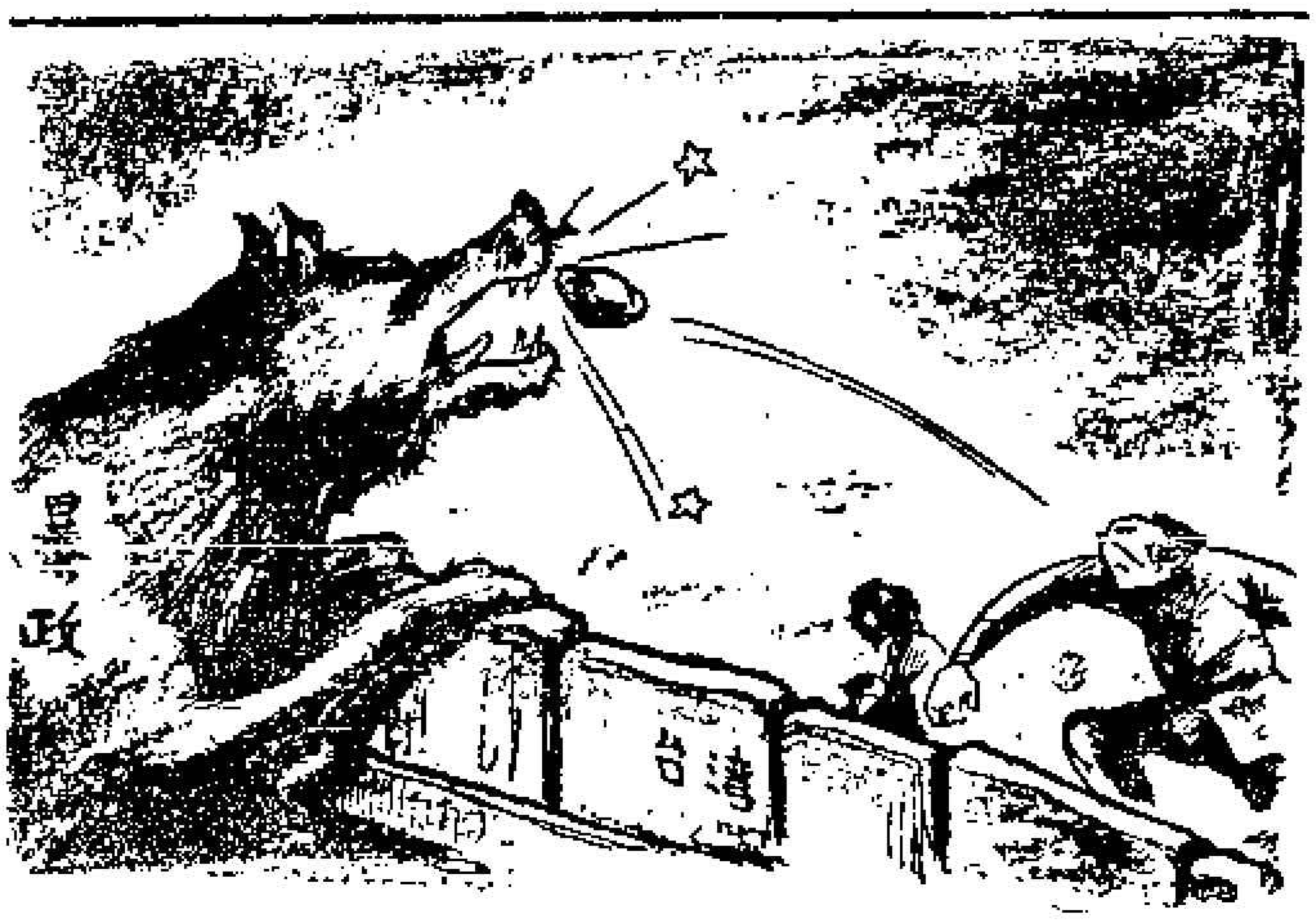
客甲乙：那時一定再同來領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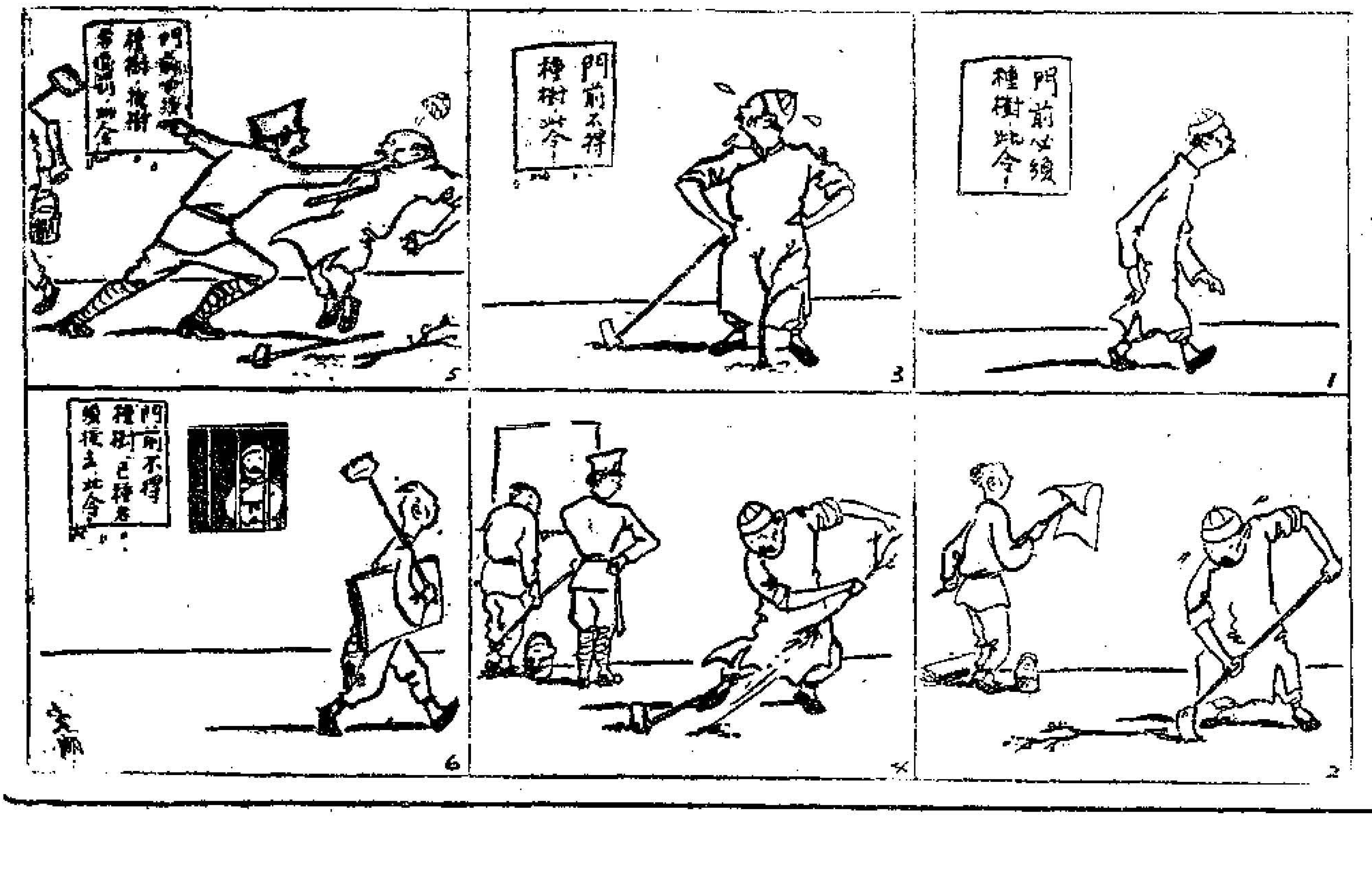
徵求直接定戶

一、直接定閱較零購迅速、省事、合算。
二、一次先付國幣二萬元，每期按定價八折優待，郵費在內照扣，款盡通知續訂。
三、定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觀察漫畫







觀察通信版

新五四運動之前夕

「長江後浪掀前浪・世上新人攢舊人」

——葉劍英離平吟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這兩週來，北方是在主流的邊沿上。

在「央行底薄，難與遊資鬥法，出口貼補裏外都不是人」的實況下，誠如新德里十三日廣播所稱：「上海一切日用品之價格，最近兩天，已增高百分之八十，此刻物價較月前增高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其他城市之物價亦在上漲中」，水漲船高，地方當然難以例外。譬如去年的元宵是五百元鈔幣（折合法幣一百元）一個，而今年則是五百元法幣了，於是產生了十七日的新鐵框——經濟緊急方案。

經濟的大崩潰的前夕，早已釀成了政治的大崩潰，軍事調處執行部能活了一年零二十三天，已然並不能算是短命了。在北平的中共人員於二月二十一日全部撤退，行前葉劍英在宴記者席上當場高吟「長江後浪掀前浪，世上新人攢舊人！」他又說「革命成了一種風氣的時候，民主潮流是大勢所趨，什麼力量也阻止不住。」若斷若續的「和談」到了此時不能不說是正式斷了弦。

軍事決定了一切，聯合社廿五日電稱：「中國內戰雙方軍隊在三百萬名以上，官方估計，長江以北國軍約二百萬人，正在全面作戰狀態，另有共軍一百萬人，外加五十萬左右的民團，正作鬩牆的鬥爭。「十五日國軍攻入臨沂，在官報上發表「消滅了共軍十六個旅七個縱隊」，而劉伯誠却在四十日內飄忽一千二百華里。共方宣傳在二十三日萊蕪之役「李仙洲及兩軍長以下五萬人被俘」。平漢線也有一次大的戰役「在蒲城外圍的姚村共軍棄屍三萬」。誰會相信這是和平時代的事？

在經濟、政治、軍事的驚風駭浪中，這個文化古都的聲音，是弱得幾乎聽不出，而然仍然是有一點聲音從紙面上透出來了。有人說，會有一個新五四運動出來●

新人權運動

在新生活運動十三週年的前夕——二月十七日，正是經濟狂潮澎湃擁的時候，也是在共軍攻入通縣一週後，北平由軍警憲聯合出動，從事於一個「政治的緊急措施」。二十二日有北大清華兩校教授十三人聯名發出了這樣一個對於時局的抗議，有人稱之爲一個新人權運動開始，其中不少都是老五四運動的人物，社會上的眞正賢達。（編者按：宣言原文見上期本刊）

司法院院長居正及高等法院院長夏勤恰巧這時來平。七十二歲的居院長對於捕人不送法院，頗謂並不合法；夏勤對於提審法的行使，頻頻搖頭，謂理論與事實難配合。警察局長在二十三日發表了一篇解釋，文稱：

「本局此次奉命舉行，事前曾與有關機關再三籌商，均係依法辦理。例如深夜舉行亦均會同該管段保甲以資證明，至於查獲案犯共計一千六百八十九起，以漏報戶口者爲最多，計一千六百四十四起，已飭各分局令其補辦手續，均在二十四小時內交保開釋。其他吸食煙毒與私藏武器之案件不過四十餘起，亦均於二十四小時內移交法院、警備司令部、憲兵十九團內訊辦，此爲本局事後處理之大概情形。至於檢查人員態度欠佳，禮貌不週，雖在出發前再三告誡，仍恐難免，惟事後均加檢討，並予糾正。總之此次清查戶口爲針對現時平市治安防護，以市民得安全保障爲必要之措施，希望市民同胞共體時艱，勿輕信謠言，則與本市治安前途裨益匪淺云。」

警察副局長祝雛平亦稱，「全市戶口大檢查，固不無妨害人民自由之處，但爲一百七十萬市民之安全，不得不有此舉。政令與軍令必須統一，和平的障礙必須肅清，凡破壞者應不惜任何犧牲將其解決。」「十三教授抗議大檢查之舉，本人實莫明其妙。」渠鄭重對記者稱，此種抗議實無靈魂，乃戴假面具之行動。渠並認爲警管區制，將必推行天下，使全國得到安定之警察制度。湯局長更於歡送軍調部美方人員席上，回憶過去的廣州商團，「服裝、機關槍、大炮，和軍隊的實力一樣。自衛的力量如能足用，更是堅强有力的治安保障。」湯局長也許忘記了那時「商團」與「國民革命軍」是對立的。

要求戡亂者

比警察當局的表示更具體的是平市工商界農會的宣言，擁護檢查戶口，一個報紙的標題是「責十三教授受奸人愚弄，對共黨及民盟一致聲討」；全文如左：

「閱廿四日世界、新民、經世等報載有朱自清等十三教授宣言，及新民主同盟發言人聲明，均爲此次平市檢查戶口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保障人權，安定人心，農工商界，不勝駭異。查通縣遭共軍突擊，定縣先陷，專員縣長殉職，皆由於城內共軍預伏奸細，裏應外合，商民生命財產損失無算。通縣發電廠破壞以後，平市自來水電車均立陷停滯

，同時城內謠言紛起，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世界日報著論，要求當局保障一百七十萬市民安全，誠足代表人民喉舌，實屬賢明措置。至於清査結束，警察局已作詳明宣佈，非作奸犯科卽窩藏武器，圖謀暴動，偶有一二失察之處，在所難免。任何人不能謂此事之不當。我農工商界日夕惶惶，深感北平爲通縣第二，生命財產成爲餓虎之餌，因此一致決議，擁護當局措施，暫作後盾。對受奸人愚弄之十三教授，殊深惋惜。對向爲共黨尾巴之民盟，一致聲討。願與國人共棄之。抑尤有進者，對破壞憲法，破壞和平，殺人放火扒路掘堤之共產黨，非特不能適用主席四大諾言，並祈明令戡亂，早安民生，而奠國本。謹此宣言。北平市商會，北平市總工會，北平市農會。二月二十五日。」

「國憲所賜」

清華大學於二十六日忽然宣布，爲了一位歷史系二年級同學王憲銓的被捕，決定罷課二日（實際上在考試的第一天，等於罷考二日）。王憲銓也是一位類似沈崇之類的人物，他也是一位巨族之後，有其社會上複雜封建關係，所以才能引各方面的注意。王爲清末王文敏公之後，王諱懿榮，山東福照人，爲中國第一位收藏甲骨文的學者，在庚子時爲洋兵所殺，王憲銓的哥哥憲鈞又是清華官費出國的留學生中最好的一批，爲清華哲學系名教授，當他的老友馮友蘭出國以後，就由他來代理系務。他是十七晚在總布胡同友人家被捕的，同時還有三個人，卽中院侯思鎭，鐵院陸元熾及孔德學校徐武邦。

北大學生立刻響應了清華學生自治會發出來的信號，在清華的三分之二簽名運動之後，北大也以過半數簽名通過罷課兩天的議案。北大圖書館高揭一聯稱：「你想去用功安心應試，莫忘正義良心，起來支持罷考；他正在進行陰謀捕殺，請記渝滬血案，大家團結圖存」，上額爲「國憲所賜」。二十七日北平各大學校院聯席會議決定了請願，向行轅提出四項要求（一）要求釋放所有非法逮捕的市民，（二）要求公布黑名單及逮捕原因，（三）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四）應承認學校爲合法保證人。學生代表二十餘人並於二十八日上午十時乘清華校車親手送到行轅，遞給李主任的代表。而李主任這時正在冀熱綏靖會議上講演。

又一抗議書

胡適校長病倒了，梅貽琦校長也病倒了，由燕大教授趙紫宸領銜，又發出了一九二人代表北大、清華、中法、燕大、師院五校院教職員的正式「人權宣言」三月一日公布原文如左：

「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十三教授發表要求保障人權宣言，我們看了，覺得正說出了我們所要說的話，因此，願以全力來支持這個天賦權利的宣言。

「這次大規模的搜查逮捕，時間是深更半夜，人民正在酣睡的時候。被捕的人，就已知的說，有六十八歲的老學者，有年輕的大學生，有行總的救濟人員，有醫生，有教員，有出版家等等，這些人牽連不到治安問題，更說不上什麼罪狀，莫明其妙的被逮捕，被拘禁。那不但違反了蔣主席去年正月宣佈的四項諾言。也破壞了政府多年來再三申明保障人權的法令，以及最近頒佈的憲法。

「我們站在人民立場，站在教育文化工作者的立場，爲保障人權計，也爲維護政府威信計，對北平市地方當局違反中央法令的非法行爲，提出嚴重抗議，而且要求將無辜被逮的人民從速釋放，並保證不再有此侵犯人權之舉。」

大海的一滴

北平這些高級學府的精神還有一點五四時代的遺風。胡適那時候曾說過，「中年的知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出頭了；中年的知識階級不敢開口，所以少年的學生替他們開口了。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政，正因爲中年知識階級縮首袖手不肯干政。」（文存二集卷三頁二三四）。學校這次對於教授及學生的態度都是同情的，對外，也許可說是「容忍」的。北平還有其可愛處，就在這一點。

這眞是一個千變萬化的大時代，北平所見，僅爲巨海中的點滴而已。

（三月三日）

惡化中的新疆局勢

如果政治功能于實現和平後便無力前進
則新疆前途可能與其原來目的背道而馳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迪化通信）去年除夕張治中將軍飛閩轉京，大年夜在迪化便發現許多標語，貼在南關甚至於城內的牆上。標語的內容主要是辱罵漢人、張將軍及我國元首，並及阿合麥提副主席，有的竟寫着「張治中逃跑了！」接着迪化便常常發生小事件，不但維族人打漢人，維族人彼此也常常互毆，凡是和漢族人常來往的維族人、幾乎都被維塔等族流氓打了。機關中的工作不只是停頓，而且紊亂，尤其是社會處，漢族工作人在哪裏想盡方法搞錢，維哈等族人則往那裏要錢，不給，便大聲叫喊：「我們東土耳其斯坦人民的錢，你們敢不給麼！」

錢是漢族人的目的，社會序秩紊亂是某些人的目的，非常事件天天發生，大家也就由恐怖而麻木，

城裏變成了暴風雨中的安樂窩，除了宋希濂將軍在焦灼，及頁知尚未泯滅的人眼看着中國西北方的炬火將熄而憂憤，其餘的人，跳舞、奔走金融與商品市場，買入賣出，人心已腐化、軟化得不可收拾了。城外——南樑一帶橫行着流氓、明火搶劫，公開鬥毆，到夜晚警察們都自動地走開，誰也不敢去管，也想不出法子去管。

英國駐迪化高萊漢領事說：「中國人在新疆，恰像我們在印度。」這個比喻有點不倫不類，但是新疆問題之對中國，比印度問題之對英國還傷腦筋，雖然新疆不是中國的殖民地。英領事又說：「新疆土著百姓，受盛世才的壓迫太深太久，他們以為盛世才是中國的代表，把十餘年的仇恨都傾洩在今天的執政者與漢人的身上。」張治中將軍是想用政法方法慢慢地來改變人民的心理，這不是短時期能夠收效的，但是在今天除了張將軍之外，恐怕再沒有誰能處理新疆問題比他再好些，我同中國的軍政首長接觸過的很多，張將軍雖然是軍人，但還是政法家，且有外交家的風度。」這是他于二月二十七日飛到蘭州，在和私人談話中吐露的，他的觀察確不淺膚。可是一直到現在盛先生還作西安的寓公，他的爪牙還以新疆人民的汗血在南京、北平、蘭州揮霍；聽說他的右臂李溥霖在南京已快活動到次長，他的左臂李英奇則作了軍統局中的要員，任憑人民控告，任憑監察員彈劾，任憑張治中將軍說給盛世才還血債，盛氏還是盛氏，誰莫敢何，怎怪新疆人民以盛氏為中國代表呢！國民黨的政治、經濟永遠是如此，一方建，一方折，很簡單的例子，如既承認在京、滬、蘭等地攻擊寧夏省主席的雷啓霖等為國大代表，等到寧夏省掀起巨波，又把雷某監禁，監禁之後卻又允許中央日報社記者發表他的採監記，這種矛盾不知道根據什麼理論作出來的。

二月中旬，迪化的維族人舉行示威遊行，參加的人近萬，據說是反對國軍入新，高喊着反對漢人甚至于回族人的口號，當天發生了流血慘劇，漢人被打死幾名；過幾天漢人與回族人也聯合起來作反示威遊行。維族人遊行時幾乎闖入警備總司令部，迪化的社會秩序經此之後，簡直更難維持了。本來在一月間的某日晚，若干維、塔等族人，坐着一百多輛六根棍車，從南樑跑入城裏，高喊口號，把市民嚇得以為伊變要在此繼演。伊變是由試探而變成真實，塔城、烏蘇之失陷也都是試探之成功。現在人家還在試探我們，我們怎樣呢？軍政當局不能說沒有準備，可就是表面看去，只是幾名最高當局在控制無術中苦惱着。多數人拚命的在享樂——迪化的舞風在全國可說佔第一位——，愛財的在以公濟私。有些慷慨之士說：「破釜沉舟地幹一下罷！」可是時間已經放過去了，在伊變當時，如果宋希濂氏或郭寄嶠氏主持新疆軍政，也許能挽回頹勢，最低限度或可保持精河與塔城，在三十四年秋來緊急時，果能作孤注一擲，軍政配合，或許還維持着軍事上相持的局面，政治上控制的力量；可是當時國內外情勢既啓示我們惟有以和平、民主爭取新疆繼于國家有利，張治中將軍耗數了一年多心血換來的還一點成績，為目前情勢所迫，便使其前功盡棄，豈非憤事。不過新疆局勢一天天在惡化中，惡化的原因除了由于國際間的，我們暫拋開不講，由于我們自己的，便是我們的政治技術不夠，我們放棄了許多好機會，只是在拖，我不會組織人，也不會運用人，只是在數衍事局。去年七月前的與七月後的新疆局勢，已與人民心理迥乎不同；今年一二月間的與去年十二月前的，更迥乎不同。當年，盛世才氏獲得新疆政權時，外有馬仲英、張培元、和加尼牙孜等勁敵，內有不易指揮的客兵客將與政治野心家；他所據的地盤北不過乾德，東不出阜康，西不及烏蘇，南不得越天山達坂；可是不數年間，統一了全疆，政權集中，雖任意誅殺監禁各族人士、公務員與軍政要員，人均莫敢出一句怨言，阿山爾火暴動，他還能遏其蔓延之勢，×八國戀棧哈密、鎮西，他還有方法使之撤離。盛氏的罪惡是一回事，他的政治技巧到現在也為新疆人士所折服。新疆前途固然繫于中國內地政治問題之解決，但保持新疆和平的局面是需要政治技術與組織能力的。如果政治功能在實現和平後便無力前進，則新疆的局勢將與其目的背道而馳！

（二月十七日寄）

符定一致何思源書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北平入春以來，天空仍然飄着鵝毛雪，氣溫仍復下降。人們盼望着孟加拉暖流早到，西伯利亞寒流趕快跑開，可是上天偏春行冬令，加以煤斤隨着金大鈔的飛舞而上漲，隨着平津北寧交通的「災難」而感匱乏，等於一個人在黑夜裏睡覺，過了一個年，轉了一道側，天還是未亮。

平東四十里的大門通縣一度失陷，給予北平軍政黨各界人士的刺激特別厲害。鑒於通縣失守是「奸匪」的裏應外合，城內的大檢查和城門的早閉已屬當然事了。當通縣縣長退守一隅，打電話來北平時，當局起初那裏置信呢？後來謠言日甚，城外機場附近也發現了小股共軍，才忙煞了黨政軍憲警各部門日夜巡查，並調了傅作義的××部來增強城防，緊張的空氣才平抑過去。

軍調部中共委員葉劍英臨走之前，特地蓄了史達林式的鬍子。不過他走之後，就在十八日夜深零時起，當局動員軍憲警八千餘人，舉行突擊式的全市大檢查，拘獲了約二千左右的人。

半個月前，北京大學就出現了揭發「大陰謀案」的怪壁報，清華同樣也出現了。說要逮捕抗議美軍暴行罷課遊行的主動份子，一時空氣緊張萬分。行轅李主任為此招宴了一次大學院校主腦人物，絕對保

證學生的身體自由和安全，除非有犯法和越軌的行動。令各校同學安心上課讀書。胡適向北大同學宣佈，誰抓了一個北大學生，他決負責保出來。何市長也有保障自由的談話。

那知在十八號那天，好些人因「大檢查」而失蹤。社會方面有符定一氏、王××、中外出版全體人員、承印清華週刊的印刷工人；學生方面有清華歷史系二年級王憲銓，交大鐵院財務一年級陸元熾，中國學院商系四年級侯思鎮，孔德中學高三級徐式邦，更有若干姓名不詳的華北學院三數學生，輔仁以及其他學校的學生。警局在大檢查之次日發表捕人的數字是千七百多。

符定一氏被拘三小時即以「誤拘」而釋放。記者爲了獲得事實眞象，在一條胡同的符宅訪問了這湖南衡山六十八齡的「著述等身」「一人一書」的老儒。符氏民元年在長沙創辦全國第一高等中學，毛澤東正求學該校，師生相處甚得。十四年他同長沙，毛鼓動工潮被捕，他曾把毛保釋出來。這次他的被捕，與這段歷史不無因緣。所幸他還有點名氣，不然是不會這樣容易被釋的。因此他對記者說：「我個人事小，但對於全體人權的問題是要有個水落石出的。我年長一些，多少被人知道，那些被捕的無名青年人，結局有誰知道？」他去年自南京購來的鄭貂蜜譯英國人寫的「蘇聯的民主」，和鄉間寫給他第三個兒子的一封長信都，被拿去了，他還要問市府要。他第三個兒子名符沚之，肄業南開大學×系二年級。警察登門捕人時，曾大棠符沚之，問符定一氏：「符沚之的思想眞好不眞好？」符答：「他的思想在他的腦袋裏，我如何得知？」符氏雖老，但有年青人的一股不服氣的勁，他寫了二封抗議書給何市長，北平的報紙都不敢登，因爲何市長是山東人，信裏頗引證了一些經典，下面是他信的摘錄：

「思源先生執事：閣下爲大吏，僕作老儒，各有千秋，幸甚幸甚！玆有白者，本月十八日清晨三時，舍間老幼深睡，忽有劉某率兵士八，戶籍警一，推門忽問符某在何處，余即起，兵持槍實彈……。定思政府頒憲法，口稱保障民主自由，今軍警違法暴行，捕國家老儒如犬豕然，民主何在？自由何在？究竟捕余者誰？軍警之責誰實任之？余行年七十，遇此危險，後將如何？實深憤慨！蔣主席門下任紅軍將領者有人，軍調部係蔣所設，棄作委員，見之何尤？再者，貴省漢時有鄭玄者，其著作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後漢書玄傳載：國相孔融命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又玄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定之著作雖不敢以孔相立鄉望執事，然貴部之不爲黃巾賊，則爲人民所共盼也。今乃以錯誤捕鄭玄一類之人，是又出黃巾下矣。倘不懲戒禁止，何以善後？言念及此，爲之悲傷，特函抗議，祈予答覆，敬頌勛祺！

符定一謹啓」

因爲李主任給了他一封道歉信，有「後當嚴戒部屬，不得再有同樣事件發生，……」之句，所以他再不向李主任抗議了。這且了却一旁。

清華被捕學生王憲銓係清華哲學系代系主任王憲鈞的弟弟，已故學者王國維氏的孫子。二十六日晨清華自治會徵得一二三六人之簽名同意，自二十七日起罷考抗議，要求立即釋放王憲銓及確實保證同學安全與人民身體自由。北大和中法當即響應，罷考之風乃有全面蔓延之勢。正中社傳出王憲銓已於廿六日午釋放的消息，但迄未證實。二十八日中央社的通訊關於王憲銓被捕獲釋的大意有謂：「清華學生王憲銓經拘訊直認係共產黨員負責擾亂平市治安不諱，該生沉痛悔過，今後願努力求學。當局念其年幼無知，已准交其兄具保釋放。……」

無論如何，王憲銓已重獲自由，符定一氏誤捕馬上釋出，罷考不會延續或擴大了。但其他的學生呢？其他的社會人士呢？仍然是渺如黃鶴，毫無下文。清華北大十三教授聯名抗議書，民盟平支部也有抗議書，但又有什麼結果呢？

北平的中南海這幾天爲綏靖會議而熱鬧，北海已經是「一度繁華春去也」，何處是北平的春天？

文化小廣告

每字收費一百五十元

徵求郵票

統一新　不加字　原膠　四方連
奉安新　不加字　原膠　四方連
如願出讓或交換請函上海仁記路九七號內三〇七室秋濤

（上接十二頁）也是一種擴大的「機能合作」系統。

站在聯合國一份子的立場而言，任何國的主要責任自然是儘量推誠與其他國家合作，使各國人民能切身感受到聯合國的好處，增進他們對聯合國的信心和忠誠，進而養成國際合作的空氣和習慣，藉此鞏固聯合國的基礎。站在一個國家單獨的立場上看，便應當在不妨害聯合國精神的長成和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盡量來利用聯合國這個機構，使自身的理想能夠發揚光大。在選擇着手對象的時候，經濟社會理事會所具有的特徵是我們所不可忽略的。

六

在本文與讀者會面的時候，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第四屆常會大約已開幕了。中國現在是理事會會員國之一，未滿任期尚有兩年。在所有隸屬理事會的各個委員會中，我國都已當選。除却祕書處裏中上級技術人員中國人似乎還嫌太少之外，中國在經濟社會理事會及其隸屬之各部門中，能否有特著及繼續的表現，便要看各有關方面組織的聯繫和人才的配合如何了。

約會

李慕白

昨晚睡眠太少，今天醒來時太陽已曬到了床上。窗外的天，浮幻着一捲捲的白雲，晴朗的天空，太陽高掛在雲上，雖然這還不是春天，但小山島却在樹上鼓噪的叫着，冬天裏有這樣好的天氣，在華盛頓還是少見。華盛頓是我在美國最愛的一個地方，許多美國人對華盛頓不發生興趣；他們祇歡喜紐約，芝加哥，因為那兒花天酒地，燈紅酒綠，可以盡情享受，可以任意的 Crazy。的確，美國人近來的人生觀似乎大大的改變了，Crazy 這一個字已然成為他們流行的口頭語了，Crazy 是瘋狂，是凝想，也是妙想天開。美國人在朋友之間有些地方顯得過份的吝嗇，如果他們要 Crazy 起來，則一揮萬金也都願意，正如英國的散文能手比叡 (Max Beerbohm) 說得好，他說美國人是好社交的人民，但他却說美國人出不起錢在英國交朋友，然而為了旅途的寂寞與虛榮心，他們很願意出錢去僱一個人到火車站去送他們的行，作為他們暫時的朋友。這便是美國人所謂 Crazy 的地方。華盛頓是一個美國人不喜歡的好地方，因為美國人討厭嚴肅，而華盛頓却相當的嚴肅；美國人不願談政治，而華盛頓却富於政治意味；美國人愛繁華，而華盛頓却偏偏平淡無味；美國人歡喜高樓大廈，而華盛頓的房子多半是兩三層的建築，更何況華盛頓也鬧着極端的房荒呢？華盛頓還有她的好處，便是樹木叢生，不高不矮的建築，都有樹木陪襯，如果你到郊外去，那平坦的公路，兩旁總滿豎着綠油油的樹，田野中綠茵滿地，間或還點綴着些紫色的野花。我想，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理想的樂園叫做阿卡地(Arcady)的，縱然把她描寫得那麼神祕與甜蜜，在那兒享受田園之樂的理想者，至多也不過跟住在華盛頓郊外的人一樣；沒有讀過希臘神話的人也許祇知道「桃花源」之樂罷，其實，古今中外並沒有什麼過甚的分別，我覺得阿卡地與桃花源二地幾乎沒有什麼分別，兩者的理想都有「世外桃源不問事」的意思，又何況華盛頓的郊外呢？更何況她並非一理想之地而是一塊現實的生活的樂園呵！所以我十分愛華盛頓，特別是華盛頓的郊外。

我住的這家旅館便是近在華盛頓郊外的，我的住房是這旅館的最高一層，美國人也不過把她叫做第二層 (Second Floor) 罷了；如果在中國，那便是第三層了。太陽從深綠色的窗紗中透射到房裏來，那在天空浮游無定的白雲，雖然隔着一層窗紗，還是隱約可以看得見，我用手撳動床頭的電鈕，那窗紗自動地拉了，太陽也更亮更暖了。昨晚剛剛度過愉快的聖誕夜，想不到今天竟會有這極像初春的天氣，實在令人心爽神怡。對於在異國作客的遊子，徒增了不少的溫暖與安定。

我撳電鈴，把侍者叫了進來，他手中托着一份當天的日報，還有一封信，向我道過早安，又逕自的出去了。我奇怪地拿着這一個長方形的白信封，我心裏想着怎麼會有人曉得我住在這個旅館裏？誰知道我到了華盛頓？莫非這不是我的信麼？但信封上却明明地寫着我的名字；多麼生疏的筆跡呵！使我不得不趕忙開來看，我先看寫這信的人是誰？「天呀！」我不禁叫了出來，是驚，是喜，是疑，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祇把那秀麗的字簽唸了三四遍，那便是：「莉麗·瓦特絲，瓊斯夫人」(Mrs. Lily Walters Jones) 呵！

信上的字，寫得十分工整，寫道：

「昨晚我很高興的認識了你，我認為是一個奇遇！這也許是上帝送給我，甚至也是送給你的聖誕禮物——神祕的奇遇呵！

瓊斯先生決定坐下午六點的快車去紐約。今晚請你到我家裏來喫晚飯，時間是下午七時，那正是我送他到車站後回家的時候，我等候你！」

這一封信是一個謎，也許是一個奇遇罷。因為昨晚的事，我覺得平常，祇有今天才出乎我的意外。我連早報也不願看了。便馬上從床上跳了起來，站在鏡鏡前面對自己說道：

「如果今天不是一個夢，那麼便是美國的女人太神祕了。」

侍者又進來了，我問他：

「可以吃早點嗎？」

「不，」他說：「再隔十分鐘你可以用午膳了。」

我馬上看手錶，才知道已經十二點十二分了。我笑着對那有禮貌的侍者說：

「我今天起來得太晚了。」

「不，你昨晚睡得太晚了。」他說完，便彎着腰退了出去。

午膳後，我叫了一輛街車，去看幾位朋友。沿街的商店，都關上了店門，但那些裝置得希奇古怪的玻璃窗却仍舊在那兒爭奇鬥妍。街上的孩子們特別多，也特別高興，今天——聖誕節，是他們一年中最高興的一天，天真的美國人，不知道又要怎樣 Crazy 來度過這瘋狂的一天呵！

拜訪幾位朋友出來，已是下午二點五十分了。我想我照該馬上僱車到瓊斯夫人家裏去，正在路旁躊躇的時候，一輛奶黃色的街車突然在我的面前停下了，我馬上跳了進去，叫他一直開往瓊斯夫人的家裏。

一所矮矮的房子，却像倫敦的漢姆敦宮一樣，砌成那種深紅色的磚牆，牆外爬長着的爬山虎已凋落了枝葉，祇剩下那紫褐色的彎曲的枝幹，房子的四週盡是花草樹木，但除了那常青樹以外幾乎都枯萎了。這時太陽早已萎縮地躲進了雲端，天上的朵雲也已消逝，祇是一片灰色的海，使這個冬之傍晚特別顯得寒冷與淒涼。當我付給車夫的車資正在等待着他給我找頭的時候，我曾仔細地去端詳了一會這一個地方——一座花園和一所房子。

我走上了幾層台階，當我的手指剛剛碰到那電鈴上的時候，那門同時地開了，一個着了白圍裙的女黑人正張大着嘴露出她雪白的牙齒，笑着迎了我進去，她把我領到客廳裏坐下，這個客廳就是我昨晚曾在這兒與那些陌生的外國人共同過聖誕夜的地方。

我獨自地坐在壁爐的旁邊，看着那熊熊的爐火出

神，她每一個火舌的濆射，每一顆火花的爆炸和每一樣白烟的飄旋，好像都具有着一種不可預知的神祕，她雖然祇與我們咫尺之隔，然而她却好像是另一個世界。我平生對於壁爐十分的愛好，每逢嚴冬我總愛一個人獨坐爐邊，看一會兒書，又看一會兒爐火。如果我是一個詩人的話，我想我的靈感祇有在這時候才會產生。可惜我是多麼平凡呵！假若今晚沒有這一爐熊熊的火光與我為伴，叫我坐在這兒等候一位神祕的夫人，那該多麼的令我感到侷促不安呀！

我正坐爐旁想得出神，忽然聽見有人在呼喚着我的名字，我知道這聲音一定是費斯夫人的，而我却故意裝出很愕然的樣子返過頭去望着那弓形的樓梯。一個笑臉在迎接着我，天呀，她今晚怎麼這樣的美呵！我站了起來，不會說一句話，祇是呆呆地望着她笑。

她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樓梯，坐在我對面的一把沙發椅上。我說：

「謝謝你，……」我停頓了一下，又說：「今晚你請我吃晚飯。費斯夫人。」

「請你原諒我，」她很嚴肅的說，「從明天起，我就不是費斯夫人了。」

我聽了她這話，却真的使我怔了一下，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很窘的問她道：

「你的意思？……」我沒有勇氣再問下去了。

她一定覺得我的驚奇的表情十分可笑，所以她笑了，她說：「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經離婚了；我們離婚的日期是從明天開始，我們在一起共同度過了三個聖誕節了。」

「那麼你得離開這所房子？」我問。

「不，」她搖搖頭：「這所房子是我的財產，費斯先生的財產在紐約。」

我很想問她「為什麼？」但我得尊重她的自由；因為美國人是不願意旁人來盤問私事的，所以我祇有學着美國人一句最好的敷衍語氣，我於是點着頭，哼了一聲：「唔……」。

以後我們便沒有談到這一件事了，一直等到開飯的時候。

「你或許會奇怪罷，關於我們的離婚？」她說。

「也許我不會奇怪；假如你們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

「你猜得着我的理由嗎？」她問我。

我沉思了一會，說：「是他不了解你？」

她搖搖頭，說：「是他已經另有所歡呵。」

「那麼，他的理由呢？」

「他的理由？」她表示出很驚奇的樣子：「當然是不能讓我痛苦呀。」

「我想你現在一定很快樂。」

「那倒不見得，」她說，「我現在祇覺得很矛盾，這矛盾自然從我由火車站回來。」

我不能再把話去問她了，我看見她的眼中有了淚水，她一定很傷心。

於是我隨手拿起了一個橘子，我改變了話題，我舉起橘子說：

「黃金果，你知道她還有一個別名叫做黃金果嗎？」

「好像讀過這樣一篇文章，是誰寫的呀？登載在一本英國雜誌上的。」

「Golden Fruit，是英國的梅汝尼 (A. A. Milne)寫的。」我說，「不錯，他說得不錯，黃金果雖是水菓中最好的一種，她毫無缺點，但她也有壞的時候……」我剛剛說到這裏，她就搶着把梅汝尼的話背了出來，她背得很流利，一個字也沒有錯：

「If it is to be bad—for the best of us are bad sometimes—it begins to be bad from the outside, not from the inside.（假如她要壞的話——因為我們人類之中的最好的，有時也不免要壞——她便從外面壞起，不是從裏面壞起。）」她背完了這一段，還補充着說：「可是我們人還不如她呢……人不是從內心壞起嗎？」

我的計劃完全失敗了。我原想利用黃金果這個名稱來安慰她，結果却反而引起了她的感慨。在一種急遽不安的情緒之中，我又想出了一句話，我說：

「梅汝尼還說，黃金果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她的青春常駐，她是多麼幸運！我祝你像這黃金果一樣的好！」

我把橘子遞給她，她微笑着接了過去，便用刀把她切成兩邊，她拿一邊放在我的食盤裏，說：

「但願我們平分這永不衰退的青春罷！」

我聽了她的話，不得不佩服她文學的天才，這一句話不是莎士比亞說的嗎？她借用得真恰當呵。我把這話告訴了她，並誇獎了她一陣，她似乎高興極了。

後來她還告訴我，說她是在哥倫比亞讀文學的，她十分愛好莎士比亞，她希望跟我多學一點。

從她的談話中，我可以體會出她的心情，她目前的境遇十分的苦惱，她恨愛，但也需要愛，她的內在的靈魂充滿了情感，她現在正走在歧路之上，她需要人來指引她呵。

在她家裏一直談到十點多鐘，最後她自己開着汽車送我回了旅館。當我走出了汽車倚在車窗外握着她的手道別的時候，她的一對烱爍的眼睛在黑夜中仍是那般多情，她的手緊緊地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心的熱力是多麼的高呵！最後她還跟我說了一句話，她說：

「從明天起，你要喊我做莉麗！」

她把車開走了，我站在旅館門前一直望着她的車遠得看不見了，我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房裏來。我無力地倒在床上，自言自語的說：

「從明天起，我要喊她做莉麗！」（海外憶之二）。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觀察文摘

時局答客問

原問者：清華週刊編者
答問者：張奚若
原刊處：清華週刊復刊第一號

問：美方的撤退軍調部工作人員，先生對此事如何看法？

答：軍調部早該取消了，因爲它早已失去作用，這是馬歇爾調解失敗後應有的文章，馬歇爾的任務是調停國共紛爭，但從其最後之報告中可知他自已也承認調解工作失敗。軍調部乃是執行調解任務的一個具體機關，調解工作既然失敗，軍調部自然也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必要了。

問：美軍撤退，與目前遍及全國的學生運動是否有關？

答：或者有相當關係，但並不大。學生運動只能促進美國人民對中國的認識。一切沒有黨派關係的學生大概都討厭美國軍隊駐在中國，東北事件更證明一般中國人都不歡迎美軍，這是促成美軍撤退的一點因素，但並不是美軍撤退的決定力量。

問：馬歇爾任國務卿，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否將有改變？

答：可能略有一些改變。馬歇爾未作國務卿以前，美國一國單獨調解的工作失敗了，他作國務卿之後，大概也不會以全力幫助國民黨政府，因爲單獨幫助國民黨政府，也就等於幫助阻礙他調處工作的反動派，別人或者可以這樣做，馬歇爾我想是不會的。美國單獨調解失敗後，有兩種發展可能：一是暫時撒手不管，一是另想調解方式。利用莫斯科四外長會議，由四國或三國或兩國來共同想辦法便是新方式之一。

問：四外長會議對於解決中國問題會有什麼有效辦法嗎？

答：可以給以有力的勸告或警告，此外就看不出什麼好辦法了。辦法原是有的，美國自己也可以單獨做到，美國既不肯澈底做，請蘇聯來也不見得一定有甚麼有效的辦法。如果四外長會議開得好，減少彼此的猜疑，使緊張空氣緩和，對中國問題的解決是有好處的。

問：英法聯盟對美蘇之關係無影響？

答：這要先看英法聯盟的性質而定，如聯盟性質是在對付蘇聯，自然與蘇聯不利。但分析事實，英法同盟可以說是介乎美蘇之間的獨立的歐洲集團，法國政府內共產黨勢力相當大，英政府工黨執政，也不會對蘇聯挑戰。

問：國內戰事之前途如何？如果目前蘇北魯南戰局有了轉變，可能組織聯合政府嗎？

答：蘇北魯南之戰，對根本解決中國問題還不會有決定的意義，聯合政府還不到組織時機；國民黨軍事上不一敗塗地，是不會容許聯合政府成立的。

問：目前經濟情形是否已到沒有辦法的地步？

答：你們說的經濟沒有辦法，是看見物價飛漲，人民經濟和國家經濟的沒有辦法。但人民經濟，國家經濟，政府經濟，政府中少數分子的經濟，都是截然不同的東西，不能混爲一談。國家經濟沒辦法，人民都在飢餓線上掙扎是事實，但是困獸猶鬥的國民黨少數人，將一切財富集中在他們手裏，完全以鞏固政權爲目的，是不顧人民死活的，他們的經濟是有辦法的，他們不但有印刷機，還有黃金和外匯，有了這些，還能說沒辦法嗎？

問：國民經濟破產，軍人吃不飽飯，還能繼續打內戰嗎？

答：軍人有軍官與兵士之分，兵士是苦的，軍官却很闊綽啦！過年前我到市場買東西，心裏計算着買了這個就不能買那個，又計算着買一斤呢，還是買半斤；計算半天仍覺太貴，結果還是不買。恰在那時走來一位穿軍裝的，一買就是二十多萬元的糖果和咖啡，連價都不屑於問一聲的派頭。你再看飯店戲院，坐汽車的，不都是穿軍裝的居多數嗎？

問：美國人很器重自由份子，自由份子對政局的作用如何？

答：政府垮台以後的自由份子才能起作用。現在這情形，連一個聞一多都不能容，自由份子還能起什麼大作用？政府現在所靠的完全是槍桿，要他聽從自由份子的建議，只有在另一個更大的力量壓迫之下才有可能。

問：對於政府的改組先生作何看法？

答：今天的改組政府是騙騙各黨派和美國人，爲是的讓人家說不是國民黨一手包辦的。青年黨民社黨的份子雖然參加國大了，但人數比例只佔一千七八百人中的一百四十位，還有什麼用呢？改組政府與製定憲法都是耍耍花樣，不能起一點刷新政治或解決國共爭執的作用。

問：中國要如何才有希望？

答：在這個政府垮台後，政治是否上軌道，雖然不容易說；但在這個政府垮台以前，政治決無好轉希望，却是無法避免的結論。

記清華一個集會

原記者：霜
原刊處：三月三日文匯報

編者按：我們轉載這篇通信，必須加以說明。這不是一篇論文，而是一篇記事；本來不在本欄選摘之列。但是當我們讀完了這篇通信時，我們深爲感動。這篇記事，深切地表現着今日

一部分青年能在情感與理性之間保持一種平衡。這種能力是大可讚美的，這種現象是大可欣慰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社會未來的一線希望，就繫于組成這樣一種情感與理性能夠平衡的集會的那些青年身上。我們雖未身歷其境，然而我們讀了這篇通信後，也有同樣的感覺：這確是一個「偉大、莊嚴、緊張、活潑的集會」。這個集會所表現的情緒和精神，有流傳全國的價值，所以我們破例轉載這篇通信。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晚，清華召開了一次學生自治會臨時全體會員大會。會場中那種頂好的秩序，緊張的情緒，協商的精神，我覺得那些『國大代表們』是需要先來學三年的。

大禮堂裏，坐滿了人，統計的結果，到會者一千四百三十七人。九時許，戴眼鏡的主席宣佈開會了。

『各位同學：自治會常駐會接到八百多同學的簽名要求，因我們目前罷考的情勢非常嚴重，故召集此會。現在開會。』一陣掌聲後，他念了一遍主席團所擬的議程：

「第一，先投一次對這次會議的信任票。第二，報告今天下午教授會的議決。第三，進城代表團工作報告。第四，討論復課條件。第五，如何支持罷考。」這議程表決通過了。

第一項議程開始，全體舉手。

第二項是由一個矮個子的「罷委會」負責人報告：

『王憲銓同學被捕消息傳出後，理事會即請求校方設法援救。但地方當局以情形複雜，拒予保釋。待我們一千三百餘名罷考，訓導長再度進城交涉的結果，王同學才保釋出來。以後代表會決議，為了保障人權，要求政府在星期一以前保證我們的身體自由，纔復考。但是今天下午教授會議：繼續大考，然今明兩天未參加考試者，以後設法補救。』

進城代表團的發言人是個較長的人，他說：

『今天進城，與北大燕京中法各校代表開了一次會，會中報告：北大中法為了響應我們，定期罷考兩天，燕京因在寒假期中，不能直接表示，但願竭力贊助我們。接着決議，三月一日上午向地方當局請願：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釋放被捕人民，承認學校為學生合法保護人，拘捕學生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其就學之學校。成立「人權保障委員會」，以每校代表五人組織之。』

第四項議程開始了，這最緊張熱烈的一幕，誰都忘不了的。主席先作簡單的報告：

『代表會決議的復課條件是：星期一以前，政府保證我們的人身自由，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不過現在是全體大會，可以不考慮代表大會的決議。現在討論開始。』

『主席！我提議復課不需要條件。當局的保證，從來不兌現，這次事件發生的前幾天，當局不就保證過我們的安全嗎？我們明明知道保證等於不保證，何必用我們學生最後的法寶——罷課，再去要求他們說一次謊言呢？』一位同學首先發言，在一片掌聲中坐了下去。

『我贊成復課不需要保證，因為一切保證都是屁。』那位同學說後，還扮了個鬼臉，於是全場鼓掌，並且大笑了。

『主席！我反對不要當局的保證。我們這一次為什麼要罷考？我們就是為了要當局保證我們的身體自由。雖然，保證是誰都知道是假的，但這至少是當局承認了這次非法逮捕的錯誤。』這是一位級代表，他的激昂的情調，也贏得了不少掌聲。

『我反對剛才這位同學的意見。現在是抉擇的時候了，假如我們一定要得到保證後才復考，現在教授會決議要繼續大考，他們如果不予理睬，那麼勢必引起我們清華園內部的對立。民主的運動，現在正遭受着無情的打擊，我們需要且必須團結，我們不應該為了爭取這點面子，而破壞了團結。』掌聲更響了。

『我們罷考的決議在先，教授會在後。我們為的是真理，當真理與師生的感情不可得兼時，我們寧願要真理，我們要考到底。』

『我們追求的是真理，不錯，但我們現在所要求的只是空洞而不兌現的保證。清華的教授，不比他校的教授；我們的訓導長，又是怎樣的一位訓導長？想想過去的一切，難道我們就為了鬥這樣一點無謂閒氣，而捨棄了真心愛護我們的教授們的勸告嗎？想想罷，我們要認清敵與友。』一陣熱烈而久長的掌聲。

『我們不要當局的保證，但我們卻要給他們以保證：什麼時候再非法逮捕我們的同學，我們就什麼時候罷課。』又是一陣掌聲。

經過這樣數十分鐘的激辯，一分鐘後，我們表決了，我們決定不要不兌現的保證為我們的復課條件了。

不要無謂的保證了，我們再商量什麼時候復課：

『我提議星期一復考，因為我們的消息已經傳出去了，不堅持將使別人小視了清華同學的力量。且王憲銓同學也到那時方回校。』

『我提議遵從教授會的決定，明天復考。』

『我提議星期六復考，因為我們既然不需要保證，則罷考只表示我們的抗議，多一天增加不了多少力量，少一天也未見得就減少。而教授會的決議說今明兩天未考者，可以設法補救，顯然是給我們一個酌量的餘地，所以我們不應太固執，而傷了師生間的感情。且王憲銓君既已保釋出來，他星期六也可能回來了。但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雖然我們不以當局的保證為復課的條件，但我們仍然要去請願，到底我們還需要政府的保護，我們不能說，當局就沒有一個是言行相顧的。所以我們不能明天就考。』掌聲中已聽出我們復考的日期了。

……………………

表示的結果，我們不爭無謂的面子，而折衷了師生的決議，星期六復考，但星期五不准同學單獨去考。

議程進入第五階級，大家做了律師兼法官，引證了許多法律的道理，議定了不守法者應有的處罰。

閉會時，已十二點鐘多了。帶着一顆興奮的心，摸摸拍得有點發腫了的手掌，我慶幸着自己能參加這種偉大、莊嚴、緊張、活潑的集會。

中宣部宥(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註冊商標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出品

織花線呢　士林色布　學生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校服布　藍色布　漂布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嗶嘰　健美呢　條素絨　縐紋呢　大家布

商標

醒　華　美　月　健　美　大　女學　園　樸

鐘　豐　球　美　美　亭　踏　生　園　崇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街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一四六九

本刊增設 文化服務小廣告

一、本刊增設此種小廣告，純爲服務性質，使本刊讀者因本刊之傳佈，得交換達到其需要。

二、廣告內容以關於書籍、雜誌、報紙、地圖、儀器、樂器、文具、攝影機、自行車、書畫、郵票、照片等之徵求、出讓、交換，以及學校教員或家庭教師之徵求及徵職爲限。

三、照本刊實在成本，每一個字收費一百五十元，如係英文，每兩個字母作一個字計算。

四、讀者惠刊廣告時，字跡務須端正，將刊費連同廣告稿一併寄下，刊費可用郵票代理。（定戶請勿要求在定費內扣除，藉省手續。）

五、廣告上請註明刊登人之地址姓名，以便他人復信，本社恕不代爲轉信。

六、本社收到後，當依次刊揭，不另給收據。惠件時，請於信封上角註明「小廣告」三字。

第一卷合訂本

上冊（一至十二期）
下冊（十三至廿四期）

每冊售一萬二千元

掛號每冊加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加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欲購從速◎